

中庸

漢書門			
五	九	三	〇
一	五	二	〇
一	五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九	三	〇
一	五	二	〇
一	五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30	
冊數	15	(4)
函號	277		50

不許帶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蒙引中庸卷之四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繼志述事志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事如所謂積功累仁之
事故曰志者祖父所欲為而未就事者祖父所已為而可法
○真西山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
述也此章言武王周公之繼述大抵皆就變通者言○此本
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猶上章追大王王季而曰推武王之
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而本文亦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也知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淺草文庫

彼之兼文武則知此之兼武王周公矣

○春秋脩其祖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按官師無祖廟只是考廟而就考廟祭其祖耳。此亦槩言然不可不知。○適士二官師一出祭法其註曰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一廟。○官師官有司也師長也其註曰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祭法又曰庶士庶人無廟其註曰庶士府史之屬其曰官師者以別於庶士也。既曰庶士無廟則中士下士有廟可見。○天子七○古人廟制雖皆南向然主則居西而東向何也。蓋主在室中。

古人室之戶從東入而以西為上祭者以東為下向上而祭若曰神位南向惟主東向則太廟中祫祭時昭居北牖下而南向穆居南牖下而北向主人却從穆主之背行祭矣。宗廟惟重主神惟依一主若從其背後行祭何理也。○禮記月令孟春祀戶小註方氏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故孟春祀之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故秋祀之。○古人廟室之戶從東南入故室之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也。○論語席不正不坐小註曰南向北向西方為上。

穆穆穆

藏祧主也

祧者親盡

天子西夾室

則遷其主

七廟太祖

而藏之於

之圖東夾室

此室也

皆南向

蓋藏太祖

昭昭昭

之宗器也

諸儒之說謂武王既有天下後亦只是五廟但加文武二世室為七廟耳劉歆之說則謂武王有天下便增立二廟為七文武世室在外朱子以為理長愚謂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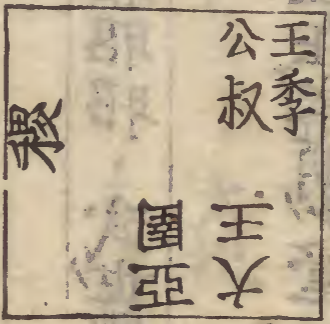
歆之說誠為長也

周	穆穆穆	文世室	此周九廟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
九		太祖	當宗不身祧故別立世室而皆百世不
廟			遷與太祖同世室者不毀之名也自是
圖	昭昭昭	武世室	之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

凡廟主在本廟之堂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大廟之堂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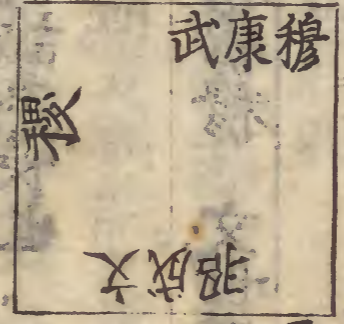
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禘祭之位則北向而南為昭，而南為北，向穆也。

文王時禘諸侯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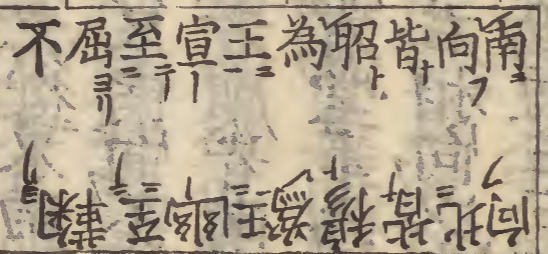
諸侯有時禘無太禘。時禘者四時各一禘也。太禘三年一行，大禘五年一行。禘以時禘，不以時禘，所以為王者大祭。

共王時禘之圖則天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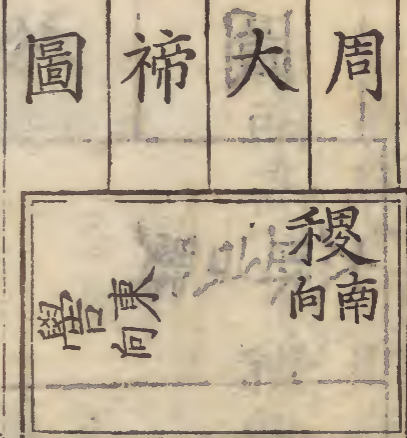
此乃禘祭於太廟之室中圖故南向。北相向若七廟則各專其尊而皆南向矣。

周大禘圖



太祖后稷

時禘天子七諸侯五而已。太禘則有始封之君，歷至祖考之主皆在也。故朱子大全有曰：四時之禘不兼毀廟之主。又曰：以上世之次推之，昭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故作此圖以見之。



古人亦從東南入故室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神主東向又南向不同位○周洪謨先生著朱子家禮祠堂圖說曰古者廟皆南向而各有室神主在室則皆東向先王之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設始祖南向之位於堂上昭東穆西左右相向以次而南此堂事也設始祖東向之位於室中昭北穆南左右相向以次而東此室事也堂事室事皆父昭

在左子穆在右則古之神道尚左章章然矣自漢明帝乃有尚右之說唐宋以來皆為圓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然古者室事始祖東向則左昭右穆以次而東者不得以西為上後世南面之位既非東向之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為上之躡則廢昭穆之禮矣○謂之若周者蓋春秋脩祖廟陳宗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例耳若下節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又序爵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子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不特章句如踐其位行其禮其指先王也本文要亦就其大者言之耳○宗廟之禮一條此一條備言宗廟祭祀之禮自始至終而無遺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以左右分昭穆蓋左陽明之方右幽陰之方以左對右自有幽明之義此據廟制而云也若禘祭之時群主皆入于太廟則群昭之列於北牖下者皆南向為向明故為昭群穆之列於南牖下者皆北向為幽陰矣故為穆而昭亦居左穆亦居右也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父為昭則子為穆父為穆則子為昭如文王為穆則武王為昭而凡周公管蔡一行兄弟皆昭也武王為昭則成王為穆而凡唐叔一行兄弟皆穆也故或問引春秋傳以管蔡邠霍為文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此所謂

子孫亦以為序者也○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按或問註朱子曰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稱初不為父子之號也是昭穆本以宗廟之次言下言序昭穆者子孫因以為序也○子孫亦以為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次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方是祭時序昭穆○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云者先言子姓者對祖而言也後言兄弟者子姓之兄弟也皆生者也感在不失其倫者序也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群昭

群穆不是昭一行之群穆一行之群而已如周公一行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為康之穆也○序昭穆舉同姓者皆在皆大祖子孫也



古又立國大勢為九區之形中區則前朝後市其中為宮祖廟當在宮之東南社在西南其餘八區築為田而四民居之君臣之祿登此焉出所謂采地也皆取之以什一者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序爵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說異同姓則盡已在昭穆列不得復分身在爵列矣昭穆明序親親○但同姓序昭穆時恐於中亦序爵爵同則論齒此雖無據要亦自然之理天秩所在也○序昭穆無間親疎同是太祖之子孫則皆在序故云群昭群穆序爵專異姓者蓋序昭穆者序親也正與序爵對序昭穆內不容有異姓序爵內疑亦無同姓○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太廟字說來○此卿大夫指手朝者言外服公侯既助祭則其卿大夫宜不預也

○序事所以辨賢也

○序事或同姓異姓各選其賢能者以充執事○宗是掌廟之人如宗伯宗人是也祝是掌告神之詞者如周禮云大祝小祝猶今之讀祝者是也有司是宗廟中有所司者如今之司帛司樽之類是也曰宗祝是專舉二者以見其餘也曰有司以見不可枚舉但舉言以總之不可謂有司之職事即宗祝也○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朱群昭群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一說昭一行而昭之中有公侯焉有卿大夫焉則貴者居其行之中而賤者以次列其旁至燕毛

則更貴賤而以其昭穆之齒序如此則昭穆之序不混於貴賤貴賤之序不妨夫昭穆而燕毛之序亦不至沒矣昭穆禮義周至而恩意隆洽人心安而天秩正皆無可議者矣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此段據章句自明白若牽於大全小註則覺冗雜而難一○章句云旅眾也愚意眾止指賓弟子兄弟之子與其長也○酬導飲也導飲者自飲以導賓飲也賓既飲仍以酌主人主人又飲也朱子所謂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養於賓者此也○導飲者下也故曰下為上○其曰賓子弟兄弟之子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賓弟子即

衆賓也。○據旅酬下為上之文則正賓正主斷不在旅字之外。其云衆賓衆兄弟者對正賓主而云耳。○使亦得以伸其敬者下為上則故意獲伸矣。只是賓弟子兄弟之子無所事於執事者耳。然曰賓弟子曰兄弟之子則凡與宗廟之祭者皆一舉無遺矣。語錄所謂以次沃盥者亦在其中。而鄭說乃有庖人及役使之賤者此不知何據。若沃盥者却是司職事之一。理宜得預彼庖人及役使之賤者豈容到朝廷相勸耶。恐謀說也。且以沃盥及庖人役使者為賤則非指賓弟之子與兄弟之子矣。如此說却與下文使亦得以伸其敬者全相戾。蓋沃盥庖役正是有事了。又如何謂是以此無事故。

而以此逮之耶。○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施。長者在前幼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舉觶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飲耳。賓則勸兄弟兄弟則勸賓。考儀禮如此。○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各字其字可見。賓弟子舉觶於賓之長者兄弟之子舉觶於兄弟之長者。故東陽許氏曰兄弟之少者舉觶於兄弟最長者於階亦先導。

飲而長兄弟亦莫而未飲以此見得賓弟子於賓之長者亦
 然然後賓取所奠觶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
 於是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飲○觶即
 觴也實曰觴虛曰觶此言觶則以實者言○詩經楚茨篇第
 三章傳曰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酌主人又自飲而後
 飲賓曰酌此見主人二杯賓一杯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
 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許氏之說與楚茨詩傳
 合但楚茨是以公卿之祭言不知天子之祭天子為主更誰
 與為賓而與之交酬乎曰自有兄弟之長在也蓋獻神以天
 子為主酬賓以長兄弟為主用天子之祭與賓相周旋者皆

長兄弟也楚茨之詩所謂主人者疑亦是國君之兄弟若異
 姓諸侯必不為鄰國諸侯助祭也○旅酬不曰賓主而曰賓
 與兄弟者天子之祭主便是天子安得與賓交酬只用兄弟
 之長者云天子是本支正嫡若傍支自有年長之兄或弟
 亦可為主○其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者各自為主賓也
 當如語類所謂主人飲二杯客只飲一杯者方是導飲○章
 句所謂各舉觶於其長者蓋一時並舉何者長非一二人賓
 弟子兄弟之子亦非止一二人若必依次傳致則祭事尚未
 畢必俟一番旅酬既畢好生遲久其如終禮何必一時依次
 而舉以周飲福之惠則始終齊整矣○旅酬大抵是周飲福

之惠但必少者奉觴於長者長者亦不容自享而因以頒少者耳其禮意自可以意會若更畫歡以相飲則有祭畢之燕在○鄭云按旅酬又燕毛旅酬猶今飲福酒之時意古皆飲今獨主祭者飲不然何以二次飲酒○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阼階之下蓋主人飲福酒之時欲其惠之周于下也祭既畢而燕則在寢矣廟廷非燕所也況祭已畢而送神不當襲其廟也○若非飲福酒亦不當在廟廷○叢說云旅酬之禮有事之賢者無事有爵及賤而役於廟中同姓異姓皆得預焉至燕毛之時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也○兩賤字不同上賤字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

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弟子主人兄弟之子也

○燕毛所以序齒也

○燕毛祭畢而尸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親親之禮也

○序昭穆時自有序爵序齒者在何也親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此亦理之必然也至燕毛則雖公侯之少者亦當序於

卿大夫長者之下又純以昭穆而論齒也○宗廟朝廷皆禮

法之所在故序昭穆內亦該論爵爵同則自論齒矣惟燕毛

時乃私宴也宴於寢家人之禮也故純論齒不論爵○燕毛

序齒者昭與昭序齒穆與穆序齒非混而為序也混為序則

昭穆無別矣此所以補序爵序事之不及也若序昭穆時爵

同則論齒至於燕毛序齒則不復論爵矣○燕毛獨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者恐宗人衆其若待一上問其年月則廢時而叢脞矣如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周家益斯羽之澤滿天之下其可一時悉覈以為序哉以毛髮之差別長幼蓋取易見也○一說此非只辨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之早暮毛髮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蓋有是年齒則有是毛色舉其易見耳非不問年齒也○詩傳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同姓者序昭穆必自為班位異姓者原爵亦必自為班位有說在後○序昭穆內昭與同昭者序其爵

穆與同穆者序其爵若於此就序齒則其齒已定後來燕於寢時亦不用以毛髮之差別長幼為坐次矣故知序昭穆中有序爵無序齒若謂異姓與同姓者錯列則昭穆混矣決無此理只有旅酬節次未明同姓昭穆即所謂兄弟及兄弟之子也異姓者即所謂賓及衆賓也○欲知序昭穆與異姓者班位不同當依許東陽之說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筭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執事皆北面而立○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賢賢也遠賤則不偏於貴貴矣序齒則不偏於賢賢矣亦不偏於親親矣禮意周密

如此○序昭穆同姓者也序爵異姓者也序事放酬兼同姓異姓也燕毛時異姓者已出獨同姓者燕於寢而序齒也

○踐其位一條

位者先王之位所以對越祖宗者也禮者先王之禮所以奉祀祖宗者也樂者先王之樂所以和樂祖宗者也若夫先王之所尊者祖考也先王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已上皆孝子孝孫之所以不忍死其親之心者也故謂之如事生如事存

云○禮樂是武王周公所制者如何說是先王之禮樂此當以上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列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子之禮如何可達得諸侯大夫士庶人蓋斯禮之達乎

諸侯大夫士庶人者只謂均得以生者之祿祭其先也非謂皆得以天子之禮祭其先也行其禮奏其樂者以先王亦嘗以禮樂祀其先也非謂武王周公當日所用之禮樂即先王之禮樂也○所尊先王之祖考所親先王之子孫臣庶也子孫臣庶如何分曰臣庶即指其子孫言也至今太子諸王對其君父皆稱臣不可謂臣庶又在子孫之外蓋子孫皆吾臣庶也○一說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則異姓諸侯亦在所親也又凡有事於太廟者皆臣庶也此較長○孝之至也與達孝一也自其盡於已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孝○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上言宗廟之禮對郊社而言見得即上文所云者也下言禘嘗之義又見得宗廟之禮不出禘嘗而已禘大祭嘗小祭嘗特秋祭舉其一也然郊禘者天子之所獨社嘗者天子以下之所同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已此一係悉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郊社之禮郊者天子所獨社者天子以下所同禘嘗之義禘者天子所獨嘗者天子以下所同○此外尚有太禘時禘大禘附於禘何也惟天子得以行之時禘附於嘗天子以下皆得行之也○祭天何以謂之郊外也郊對廟言廟是人鬼人之生也官室而居故其死也以生之所

養者奉之而為廟若天神地祇非室居者故壇而不屋今之山川社稷皆壇也○天子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故朱子取五峰胡氏之說謂無北郊祭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為證似無疑矣臨川吳氏乃反之以為天子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且曰胡氏以為天子之尊亦只祭社而已蓋不知天子之社即地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游氏所謂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此二句只是誠無不格意所以朱子取之其實於義未備也尚有理無不明一邊○王應韶嘗問清曰祭祀之

禮亦有以無謂者。今祭天地山川，悉以人間飲食之屬，其實天地山川之神，豈能飲食此耶？清謂此箇道理，終不可易。若但設以身為繼天立極之聖人，欲制為人道報本之禮，則自然。是這箇規模子子反覆以思，當自得之。

○哀公問政

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固無限，而子思於中庸所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者，則在此一章。蓋其體用全備，費隱大小兼該，皆堯舜以來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

要道也

○文武之政，要亦不外九經。如耕者九土，關市不征，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之類，總是子庶民仕者世祿，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之類，便是體群臣以此類推。○自文武之政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言，須正己以正人也。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備言正人之事，而實正己為之本也。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正己之事也。蓋哀公問政，意正在正己。孔子之答，則重在所以能正己者。○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不必拘文武字，有是君有是臣，總是有是等君臣也。且君是文武臣亦是文武乎。如成康時以

成康為君文武之君也以畢召為臣文武之臣也宣王便是文武之君仲山甫張仲諸人便是文武之臣也此意固淺近易見為初學有疑而問之者故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以此見任法不如任人

○人道敏政一條

上言人道敏政重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蒲蘆也重在政字又是一意故章句曰又易生之物又曰其成尤速也○蒲蘆沉枯以為蒲葦蒲葦只是一物匏瓜亦是一物如楊柳杞柳皆一物而名有二字者也

○故為政在人一條

故為政在人。人字指賢臣。即上文其人存之人字一邊也。而為政者又必能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然後為有其君也。合之乃當得上文之其人存。○人道敏政之人即其人存之人也。然此兩人字都兼君臣。獨為政在人之人則專指臣。其為政者君也。身亦指君。賢臣便亦是能仁其身者。所謂有是君有是臣也。○道者天下之達道。所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以是親義序別信之道脩其身則身正矣。何也。道者吾身之道。凡親義序別信之理皆不離於吾之一身。有是身則生吾身者父也。吾身所生者子也。主養吾身者君也。吾所養而主之者臣也。作配吾

身者婦也。與吾身同胞同氣者，兄弟也。吾身所交處者，朋友也。或天合，或人合，要皆吾身所不能離者，是以人之脩理其身者，要當以此五者自律，務使各得其道，然後吾身始無玷缺汗壞處，是謂能脩理其身者也。○天下道理五倫該盡了。如堯典自欽明文思至帝曰欽哉，舜典自重華協帝至分北三苗，只是一箇君道，此類可見天下無道理不該括在五倫之內。故曰天下之達道五。○道即五達道，仁即達德，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已。仁字固該得智與勇也。○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修身以道，脩道以仁，初無先後。故章句只曰能仁其身云。○但曰能仁其身，則道

字在其中矣。○脩道以仁，此仁字周流乎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自隨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而與孟子之仁也者人也小不同。故章句云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分明以愛之理言也。新安倪氏以上文仁字蕪心之德愛之理言，下仁字獨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蓋上文雖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為證，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亨利貞而言之。

○仁者人也一條

仁者人也。與孟子仁也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

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也
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得親親○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而人得以生者蓋若無那天地生物之心便應無我這身了
緣有我這箇身才便自具得那天地生物之心矣非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乎○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
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此解最要看得精切方好○上節
既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此即所謂具此生
理也下節乃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何如曰
上節釋仁字此釋人字本文曰仁者人也須要見得人字當
得仁字處故如此解而首之云人指仁身而言云今可合

而讀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故人具此生
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如此則仁字之
歸於偏言亦可見矣○仁者人也猶言是活物也故曰指人
身而言云○仁者人也此一解最妙蓋人生之物也仁生
之理也以物解理所謂道亦器亦道也夫人身豈頑然不
知痛癢者哉○親親為太此親親所謂睦九族者及宜兄
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
小註云待父兄如此待宗族如彼可見兼九族又曰親親則
諸父昆弟不怨下文却解親親為事親蓋親親固仁之切者
而事親又親親之至切者聖賢之文不拘泥如此○或曰下

文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則上文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只是親親曰不必如此拍且上文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仁字承脩道而言則五達道之中皆有仁在豈亦專指親親一節耶○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義者宜也此宜字就人之別其所宜而言不然便為義外矣○尊賢之等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師又有二長一得之師又有傳道授業之師一長一得之師如孔子之於老聃師長之類傳道授業之師如顏曾之於孔子之類友亦不同如

曾子之於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其待之之意當何如至於子游則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則其所以待之者視顏子有間矣自然是有此等級此皆天理使然而有不容不然者此所以要知天何謂天理出於天凡是理之所在皆天實為之不可易也○自親親以至仁民愛物皆仁也而親親為太自尊賢以至悌兄敬長及處事應物之各得其宜皆義也而尊賢為大尊賢之大者以其最要而在所先也若非以其最要則君臣之義為大矣○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在也

似不可以仁義禮為性親親尊賢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為仁義禮之發觀下文所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又曰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小註曰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這便是禮蓋此仁義禮正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禮所生也家語作禮所以生也亦可見禮不可專指性也親親即仁尊賢即義其等殺處即禮三達德即行於五達道之中故曰脩道以仁是主已發者矣○上言親親仁也尊賢義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也然仁義禮意却不重重在智仁勇上

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同是智也曰義曰禮却都歸在智上惟親親依元是仁○究其歸則上條不是仁義禮只是仁智也而仁智之終其功者即勇也不可於仁義禮之外別添箇智也○問親親是仁親親之殺却屬智何也蓋此章主在親親之仁尊賢只是以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為禮之所生皆不可以不知知之則智也其實親親之殺言外就令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屬故下文或問曰子庶民來百士柔遠人懷諸侯因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若以推為在外則謂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亦可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條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如孟子告齊宣王老吾老大學所謂上老老是也九族之親附在事親二字之末不可謂無諸親也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五達道中都更仁獨言事親事親其仁之所發而最切者故每以親親言必使五達道中同是一親親仁意之周流方是脩道以仁不可淫親親字遂謂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不預也此亦是緊關處○仁通行乎五達道而乃以屬之親親者何孝弟為為仁之本也此理最妙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必由尊賢之義尊賢所以講明乎達道之理也莫把尊賢當朋友之交達道之朋友凡在鄉而同遊在官而同事在位而同列者皆是也尊賢則專指親師取友以講明乎道理者言也○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兼五達道而講明之而今乃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子姑就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言而聯絡其意使學者尋其語緒而求之自將因其所已言而得其所未言矣是所貴於讀書者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而成之存乎其人○鄭云按此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先是知人下條曰不順乎

親不信乎朋友是先順親為何蓋知人與信友不同知人者
 事親之本信友者順親之效知人之賢然後能尊之尊賢則
 有以講明乎道故先知人如子賤之為君子本於尊賢取友
 是也信友必先順親親悅然後友信故先順親如舜克諧以
 孝是順親也四岳以其孝而舉之是信友也堯以是用之是
 獲上也由是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民可得而治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帶事親來只是謂知賢知天
 則兼知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也夫其殺也非吾自為之殺也
 其等也亦非吾自為之等也皆天理之當然也故欲知天○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天理便有節文節則無太過

文則無不及

○天下之達道五條

前章以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為達道此章又以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為達道二者果同乎曰和者率性之
 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之交亦率性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亦謂之達道
 况五品之人倫皆天性民彝所固有而其相交相接無往而
 非喜怒哀樂之情之所在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怒一人
 而罰之怒其所當怒喜其所當喜又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
 則君臣之道不出喜怒哀樂之情可知又如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則父子之道不出乎喜怒哀樂之情又可知其餘可以此類推此又可見兩達道之相為貫通矣蓋前章天下之達道謂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發而中節則即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矣非指喜怒哀樂之情便為達道也故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只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脩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昆弟皆天

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入合然粹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為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故獨曰朋友之交云○按人在人類之中其交際不止五者而已如叔姪甥舅翁壻之類尚多今獨列此五者何歟曰此其大者也故曰人之大倫有五欲其餘要亦所該矣如伯叔為從父姪為從子甥為女兄弟之子壻為翁之半子祖為大父則皆附之父子矣若夫上下之際凡有名分相統屬者則皆附之君臣矣內兄弟外兄弟及妻之兄弟則皆附之兄弟妻則附之妻師則朋友之交中之最尊者也或曰師父兄也故從師者謂之弟子

愚謂父子親屬師弟義交以附于朋友為是。○一說朋友獨
言交者以其平交也。故其為道也。我以是施之彼彼亦以是
施之我。若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弟恭則各有其道而不
相通。惟朋友則同一道以相交者也。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智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蓋惟有是
智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有是仁故能有以體此理。惟有是勇
故能有以強此理。如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非人也。所謂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者如此。故曰
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初非以其知

此而謂之智體此而謂之仁強此而謂之勇也。如彼之說則
智仁勇全出於人為。所就不喚做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
智仁勇轉在達德之後。非達德之具矣。不可不辨也。○生知
安行者性之也。其學知困知亦本其良知利行勉行亦本其
良能。故曰達德為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夫智仁勇三者即為天下古今所同得
之理。而乃有能行此達道者不能行此達道者何也。蓋理之
得於己者雖同而其出於心之誠與不誠者則不能同也。故
所以行之者須是一也。一則知實是智實於智則無有不能
知此達道者矣。仁實是仁實於仁則無有不能體此達道者

矣。勇實是勇，實於勇則無有不能強此達道者矣。○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貳之名，蓋以不貳為誠，又是一意。
○或生而知之一條。生知安行者，智也。生知是智，安行亦為智，何邪？蓋聖人氣稟清明之極，合下萬理一貫了，惟其知得透徹，故其行也亦至安而行之，全不費力耳。所以論聖人則知上重，如舜之大智，豈謂有不足於行邪？○章句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又下

節云：通上文三知為智，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其說似不一，此有一大理可以拆斷之。蓋上節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則分明與下節所以知者智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其理脗合無間，止此一說盡矣。而下節好學之知，力行之仁，知恥之勇，皆以其分而言者也。此自正大明白非他說可得而紊其曰以其等而言，又曰通上文云云，乃其餘義。蓋朱子析理之密，見中間又有此一義在，不容已於是為後學併清之耳。○智仁勇之分，雖頗紛紜，其實自有正大明白之說，愚上所論意，朱子或未病其略也。蓋生知者智之至，學知者智

中庸卷之四
四書章句

之次困知者又其次也安行者仁之至利行者仁之次勉行者又其次者也生知安行不賴勇而裕如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則皆有賴於勇無勇不能至於知之成功而一矣故章句謂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曰至於則知其正指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矣生知安行分明是不賴勇者然亦自有不勇之勇在蓋既不可以勇見之而又不可言其不勇也故曰自有不勇之勇在但至於二字及本文及字雖統承三或字而言其實語意有所為矣○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行字亦以已知者言之其曰及其知之也及其成功一也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詞耳

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之地耶○或生而知之一條章句雖或以其分而言又或以其等而言然正意則須主以分言者與看下文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則智仁勇之分昭昭矣○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智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此與上條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意正一般都不是以其知之而謂之智以其體之而謂之仁以其強之而謂之勇也看所以字故曰須知達德具人所同得之理非學力之具也○以其分而言者知與行各自分為二項也○以其等而言者則遂分中各有高下等級

言也。○章句分點智仁勇於此條既曰以其分而言又曰以其等而言下條三近本智仁勇之次也而又曰通上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三近為勇之次終論得破碎如何曰亦不為破碎也須要看到相脗合處方是精切善乎節齋蔡氏之言曰生知者智之智也學知者仁之智也困知者勇之智也安行者智之仁也利行者仁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智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如此說則以其分而言者固不背乎以其等而言者以其等而言者亦不背乎以其分而言者三近固為智仁勇之次而亦不害其通上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均為勇之次也蔡氏此說

妙之至矣。○章句謂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智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以此論達德終自可疑何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乎達道者也是每人行達道於智仁勇三者俱要有也今曰生知安行者智也則疑無事於仁勇矣曰學知利行者仁也又疑無事於智勇矣曰困知勉行者勇也又疑無事於仁智矣信與本文所謂天下之達德及章句人所同得之理之意有少相戾者據朱子文集此是用橫渠與龜山之說乃知先入之言雖聖賢不能動也惟節齋先生善解今當用之。○問達德既人所同得之理如何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曰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此知則雖困而亦不能知矣
 得至於知之_{一處}但未免暫為_{氣稟所蔽}耳以此論之則三
 達德為人所同得之理信然矣○本文曰所以行之者三智
 仁勇也而智仁勇又以仁為主蓋智只是知所以為仁勇只
 是強於為仁故上文止曰脩道以仁

○好學近乎智○蓋哀公資質凡下故夫子獨以血啟之
 至於末章又有人一能之已百之之說而終之曰果能此道
 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聖人之所以拳拳於其君者如此
 ○好學近乎智此學字專指知好學重為其不明而好學以
 明之也○力行近乎仁力字亦專本不能行而力以行之如

所謂力疾之力比之或勉而行之者又其次矣○知恥近乎
 勇恥字重以不若人為恥也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
 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己而決要及人處乃是知恥之勇也凡
 勇隨智仁言不可以先智仁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一條
 知所以脩身兼知仁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包得其二治
 天下國家則即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萬古一道萬卷一
 理此其所以為公其之器而非一人一家一時之物也安得
 不同

○凡為天下國家

九經三段雖正言為政之事然首之以修身次之以尊賢親親則其大者要不外乎上文所云是雖備舉為政之事而益足以見修身為政之本也蓋正人必先正己此乃所謂王道也王道必本於天德不然便是不務明德而徒以政教法令為是以新民者矣○既曰修身則必以仁而親親在其中必由知人而尊賢在其中又必以尊賢親親對修身而並列何與曰是雖與修身並列而為三但觀呂氏註實與上文昭合而無間呂氏曰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則分明是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矣曰道之所進莫先於家則分明是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矣蓋道理自有確然一定而

不可易者故聖賢之言雖參錯不齊而要其歸則無一毫差別也○尊賢者以為依歸準則而求益也尊賢與體群臣故大臣不相混尊賢是師之友之非臣之也○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不是尊賢了方去修身修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修身之道方且進耳上文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亦是如此差之毫釐則把親親都且空住待尊親以講明了方來親親蓋修身以仁是我分內本領第一件事尊賢只是資其講明以輔吾仁而已○桑遠人所謂無恙賓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商旅之徒下文所謂嘉善矜不能蓋指遊士言送往迎來則指

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或不兼言商賈行旅亦非也下文章句曰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途可見矣周禮可考或問云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則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二者而已敬大臣體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蓋敬大臣體群臣固在尊賢之外但於大臣則敬之於群臣則體之其理即尊賢之等也故能盡尊賢之等者必能推之以敬大臣而體群臣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固在親親之外但於庶民而子之於百工而表之於遠人而柔之於諸侯而懷之其理即親親之殺也故能盡親親之殺必能

推之以子庶民來百工云也

○尊賢則不惑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故曰臨事而不取也

○來百工則財用足 ○財用二字饒氏以為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耒耜布帛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以為衣服也耒耜有耒耜之用以供耕耨也推之其他如金木舟車弓矢網罟百爾器物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財也財皆有用也不必金銀寶貝方喚做財蓋凡地之所產而可用入之所成以為用者

皆財也。○財用猶言器用。相指有是財則有是財之用。有是器則有是器之用。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句雖是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何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以今日擊論之。徂凡感其德者自然無不之畏。可以見服入之本矣。所謂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者。又是德力對說與此不同。○此畏字非畏威懼計也。畏不義以負上也。蓋從德生威。

○齊明盛服三條

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也。故動字所該尤廣。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色與貨人情之所欲。故公遠之賤之。至於讒者有何利焉。而人君每近之何耶。蓋讒者必佞。所謂讒諂面諛也。佞者逢君之惡。長君之非。能先意承順。以取適人主之意。故人主多樂近之。然後彼得以行其讒。而人主不之覺也。故以讒與貨色並言之。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李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此正所謂好仁者無以尚之也。人主一心不

容以兩向此重則彼輕持衡之勢也

○所以勸親親也○勸賢勸士勸百姓勸百上此勸字就該得

尊字體字子字來字意然不可以為正當尊字體字來字子

字用也至於親親不徒曰勸親而曰勸親親者何蓋上老老

而民與孝上長長而民與弟吾能親吾親則人皆勸之而各

親其親矣不然加一親字當作羨文矣此一學似亦不可放

過○此不信度用孟子之言而不用孟子之意蓋彼之工官

也此之工匠也不信度者拙而失之不及作淫巧者工而失

之大過也

○凡事豫則立一條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之屬者見得所謂凡事非止是達道達德九經數者而已如言也事也行也以至下條所推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誠身明善節節都要豫立乎誠也若專以誠身為誠則自順親至治民總用一箇先立乎誠而足矣况誠身下又有明善一節亦在所當豫者豫之則亦為先立乎誠矣○凡事之事加一凡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等皆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對言與行言則發之於口者為言行之於身者為行見之於施為者為事○豫非誠也所豫者誠也○按道字包得甚廣道前定則眾理咸備皆見之明而守之固矣故泛應曲當千變萬化而不窮亦不但包上面達

道達德九經之三者而已凡獲上順親之類何者不困於是道之中○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上文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是指誠而言然未嘗明言誠與不誠之利害故又承之以此言○對哀公而言不欲明斥人君故只借在下者推論以警曉之蓋其理則一也○明善誠身○誠明二字不可泛泛看章句解反身不誠則謂及未諸心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解不明乎善則曰謂未能發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是皆何等工夫地位也○天命人心之本然道理依然散見於事物物之間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非謂專明其一身之善而無預於

事事物物之理也○明善誠身此四字把下文許多都該盡了下文却又提起誠者天之道也○正以明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而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人當去其不實以歸於實也此正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之事而擇善即達德之智誠身即達德之仁而勇即在其中矣○明善誠身此承上文以下在下位者言之至下文誠者天之道以下則不可拘於下位者矣愚故曰孔子為對哀公故只借在下位者言○或說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謂一皆自誠身始如此則只是一件前定非惟上面逐節誠字無安頓處且下文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是先立乎誠之前又有明善一段在所先

又見與下文背也蓋此不必泥箇誠字只以凡事豫來看所
 豫者便是誠也如治民一事也必豫獲上獲上一事也必豫
 信安信友一事也必豫順親順親一事也必豫誠身誠身亦
 一事也必豫明善豫字非誠所豫者皆誠也此之謂凡事豫
 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也○天之道就人身上原
 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
 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天之道也
 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貞言則是以命為

天道非指性言矣今但以理之本然為天道則正所謂人心
 天命之本然者善即真實無妄之理也更以孟子註所云理
 之在我者一句證之未待多言矣且以人心駕在天命之上
 命詞之意可知也○不勉而中中行言但中字重不但尋常
 之能行而已不思而得字重不但尋常之能知
 而已○按人之道本是誠之者惟人中之聖人則不用誠之
 而自無不誠是不困於誠之之數內矣故亦曰誠者又曰亦
 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聖人亦人如何又為誠者蓋
 聖人入而天者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先行後知者成德
 以仁為先也先儒此說愚初尚以為疑及觀下章曰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然後知此說之有據也。或問曰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掩之類是也謂之類正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而言也誠者天之道以實理言而兼實心在其中誠之者人之道則專指實心言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誠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

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方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愚謂以上文觀之方得天字明白理與心字分曉故備抄之以便覽記。此箇誠字即前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此當以三達德五達道為主意如聖人則自然三達德無一之不實而能行此五達道乃生知安行之謂正所謂則亦天之道也。其誠之者之擇善即學知困知也固執節利行勉行也此非所以誠之之目乎。上文脩身以

道脩道以仁即誠之者之事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誠之之目只是學問思辨及篤行而已下文有弗學一條亦同是學問思辨及篤行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智學而知也下文困而知者亦所以擇善而為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行利而行也下文勉而行者亦所以固執而為仁也故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之下而意實該到下列條也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亦該兩條之意○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

不在比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曰一曰十便是經用工夫者矣

○果能此道矣

果能此道矣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只是承困知勉行者故下註云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且上文註云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以下字正指困知勉行者○孔子答哀公問政觀其合下便云取人以身脩身以道便是以誠之者事責善責善公矣然必曰或生而知之至於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至於及其成功也又曰好學近乎智云又曰誠者不勉而中聖人也誠之者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又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云云。又曰果能此道，云云者，其意至深至切矣。學者要思得之，聖人愛君之心，何如此之拳拳哉。是心也。漢董子有之，故其告武帝曰：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信乎其為漢醇儒而度越諸子矣。蓋其心皆為恐其君安於其質之卑下而不能自克，故為此以振厲之也。亦實理也。○孔子答哀公問政，纒纒於困，知勉行之說者，正猶孟子告滕文公以聖人可學而至而又恐其安於五十里之小而不服，瞑眩之藥也是心也。愛君者所同也。蓋天性所具也。○哀公問政，政者所以正人也。而孔子之言

乃多言脩身之事，何歟。蓋欲其正也。以正人也。所謂玉道也。聖門議論大率如此。故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此孔子家法也。反此則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包費隱兼小大

包者是不明言，但包其意在中。此章論為政之道，非一端可謂費而隱矣。然皆未嘗露出費隱之義，而明言之，但存費隱之意於各節之中。故曰包與前章所謂皆費也，兩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一般。○兼者並舉而明言之，如五達道則未

婦之所能知能行者此道也聖人之所不能盡者亦此道也
如三達德則有生知安行者亦有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如
九經則脩身尊賢親親此身家之事小也敬大臣體群臣子
庶民來百王則朝廷與國之事大也至於柔遠人懷諸侯則
自國以及天下又為大矣可見其兼小大○章句於鬼神章
則曰兼費隱包小大於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
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
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
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
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

乎所言小大之中也

○自誠明謂之性

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何以知之蓋天下盡
道之人只有兩樣一樣是生來合下便自能盡其道者一樣
是由學問脩省而後能盡其道者生來合下便自能盡其道
者此所謂自誠明謂之性者也是天道由學問脩省而後
能盡其道者此所謂自明誠謂之教者也便是人道天下只
有此兩樣好人而已然此則來人小人不足言矣此誠明二
字從何而來曰自上章所謂明善誠身而來明善乃所以誠
身今聖人不待明善合下便無不誠故此先用誠字然亦自

中庸卷之四
無不明了故曰誠明若明誠則依上章明善誠身之序以立
言○自由也○單誠明與明誠而言非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
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即此義也○
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明誠者則擇善而固執之者
孟子集註云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今觀中
庸云自誠明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性字之義
也其次未能性之則為反之者矣况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
善雖不言反亦反之之義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

誠而盡已性人性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去盡其
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更以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例
之方見不可謂以其至聖方能聰明睿智云也章句謂德無
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者恐亦如大傳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
天地之道例蓋惟其能彌綸天地之道方見得是易與天地
準惟其能無人欲之私方見得是德無不實耳○看他至字
盡字及註中至誠則曰天下莫能加盡其性則曰無毫髮之
不盡盡人物之性則曰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則知此言
輕重之法矣○數盡字皆以已能者言故上用三能字下用
兩可以字○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是一時事非盡其性了

四書章句
中庸卷之四
然後方去盡人物之性也總是至誠使一時都了若論所施
次第則已與人物所施自有先後○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至盡人物之性即首章致中和者贊化育參天地則天地
位萬物育矣不可謂盡人物之性為萬物育蓋盡人物之性
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還屬自身事○人物之性亦我
之性者生理同也同一陰陽五行造化也泄破天機只是此
一句話無甚深奧○以天道人道諸章分配知仁勇之說決
非正意今且按史氏之說而求之以盡性贊化育為仁至誠
前知為智至誠無息為勇有近似者至以致曲為誠之者之
智則擴克之功仁也以自成自道為仁則其下文又自對成

物之智而言而其言仁又自與上言仁不類至於鄭氏濟又
謂尊德性章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猶君
子之強章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之意是勇也則
其穿鑿牽合又甚矣按朱子只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
意章章都有智仁勇
○其次致曲章
其次致曲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
之誠也曲能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克之至於全體皆誠也所
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而至於仁不可勝用矣○
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

矣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至誠乃有符於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之後豈容便無工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之化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於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間斷停歇時耶故下文乃曰至誠之妙妙字非指化字而言乃曲能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德至於神化方能致物之化也不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面又安得有許多光彩○今以事親一事論之如事親之孝未能自然而誠則當自其愛親一念之發而推之以至乎純孝之地是致曲也如此則有以盡孝之道而誠矣既誠乎孝則發見於外自然有愉色有婉容凡動乎

四體者皆此孝誠之發見也由是其發見也日有進焉蓋其孝心克積於內則其見於外者亦日以加顯宜矣是形則著也既著則令聞廣譽施於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非光輝發越之盛乎夫有光輝發越之盛則自然感人心矣是明則動也動則物從而變所謂天下之為子者皆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所謂變也至於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則化矣此特以一端推明之其實曲能存誠則悉有衆善不止一端况形而動變化乎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而化之之謂聖於此章可證矣但化字所指不同○誠則形著明總是克實而有

光輝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次至誠之妙就本身言不可以
 物化為至誠之妙然在己之德未至於至誠則及物之功未
 至為能化也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形者誠之形者者
 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云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
 物也○曲能有誠只是誠未見是至誠由形著動變積而至
 於能化則至誠之妙矣鄭氏云至誠之妙指能化言愚謂至
 誠須自聖人本身說能化還是功用謂就能化上見得至誠
 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
 之妙則是謂其他不異於聖人不是謂其至誠不異於聖人
 也本文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言若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是

於能化上見其至誠之妙也若曲能有誠只說得誠說不得
 至誠之妙妙字還就至誠者本身上說故末章曰篤恭之妙
 又曰篤恭天下平之盛妙字盛字分明有別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不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前知為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
 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
 正意之外○惟至誠則自然前知矣故曰泰宇定而天光發
 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又曰靜而後能慮又曰介于石不
 終日止水能照靜則生明聖人者靜亦靜動亦靜故知幾所
 謂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禎祥者鳳鳴麟出之類妖孽者山

崩川竭蝗蝻生發之類周之興也鳳鳴岐山伏羲之王也龍
 馬負圖出於河夏商之亡也河洛水竭周之亡也川塞山崩
 禎祥妖孽於此可槩見矣禎貞也正也明非妖邪也麟鳳瑞
 木之類皆天地正氣精英所鍾故為禎○祥瑞也非常有
 者也然祥與瑞義不同瑞信也符瑞也祥便是箇瑞如所謂
 禎符○吳說以禎祥妖孽皆見於著龜四體非也按章句曰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著龜所以下四體謂
 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然後蔽之曰凡
 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凡此二字總包上云不見是只承著龜
 四體說且春秋常紀災異安得謂著龜四體之外無禍福之

兆也耶○福之兆禍之萌一曰兆一曰萌亦互文也○說文
 曰衣服歌謠草木之恠為妖獸鳥虫蝗之恠為孽蓋孽字一
 從虫下為孽故指為獸鳥虫蝗之類如王涯相國曰一釵四
 十萬此妖物也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此衣服之恠也
 衣服人所製者故以此為妖非衣服自生妖異也○歌謠之
 恠如厲弧箕服實亡周國之類草木之恠如桑穀共生于朝
 一夕大拱王氏墳上梓樹枝葉上出屋根出地中之類鳥獸
 之恠如雉雉鳴耳六鷁退飛雀生鷓內吉見春牛喘宋徽宗
 狐狸登御座之類也車蝗之恠不待詳矣按說文分妖孽為
 二亦可矣但其說不及日食地震川竭山崩豈見字出黃露

星隕之類。但未足以盡妖孽之義。今定不用其說。故上以五帝三代之所以興亡者。實禎祥妖孽之說。○見乎著龜。○昭七年所載。祀成子筮。立衛八季。元遇。比曰。利建侯。僖十五年所載。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遂獲晉侯以歸。此類甚多。○動乎四體。四體四肢也。謂動作威儀之間。人之威儀動作全出。乎手足。故只曰四體。與身字不同。身一身也。體有百體。手足各二為四體耳。其實語言視聽之間。皆可驗人之吉凶。先儒又常謂學者。須先理會氣象者。容色辭氣動作之間。亦貴賤壽夭之所由係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君受玉。果其容。

俯之類。威儀之凶也。其缺。夫妻相敬如賓。而曰季薦於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之類。威儀之吉也。○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之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大抵聖人胸中全無一物。不帶全無一事。係累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故禍福之將至。感於吾心。觸於吾氣。如有一萌焉。無不前知也。○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偽對誠。私即偽也。謂私偽不留於心。是矣。乃善言者。蓋人之常情。款交於前。其中則遷日與心最相為用者也。鬼神如何見。其能知來。蓋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卜筮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為也。則知來孰有如鬼滿者哉。惟至誠。

則如鬼神之知采。○盈天地之間皆氣也。氣皆實也。則皆靈也。故鬼神無處無之。無時無之。體物不遺。惟公明在。聖者有感必通。○昔高宗夢帝賚以良弼。以象求之。東得之。傅岩之野。此古今一異事。愚謂其原蓋自其諒陰三年不言。恭然思道而來。靜極而靈神與天通。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董五經事亦此類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復何疑哉。高宗欲得良弼之心。甚切。傳說所抱負甚大。其欲得君行道之心。亦甚切。二者於幽冥之中。有相遇故構成一異夢。非可以尋常事理論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章

誠者自成也。非人為也。而道自道也。因入乎哉。○兩自字不同。一是說他自然。一是說他自當。然味章句可見。一曰所以自。一曰所當自。○而道自道也。吳氏程曰。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一事。亦不過自道而已。故章句亦依之。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自成。兼人物言。道自道專以人言。誠則物物都有道。則非人不能體而行也。○誠者自成。兼人物言。天地鬼神亦在其中。朱子所謂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前章所謂鬼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是也。○誠者自成。猶鬼神之體物而不思。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也。○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字。思其言所主。

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兼物意則專指人言何以見其辭之
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及章句天下之至皆實理之所
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
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人之道也而言故下條章
句文曰蓋人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且本文曰不誠無
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如此解則於辭意兩盡矣若他先儒
解語或淫於詞則失其意或得其意又碍於詞朱子精義之
功真繭絲牛毛也故於此條先則順按其文訓之曰誠者物
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然後為發其自意曰
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詞意兩無間然矣其解性道

教一條初則亦兼人物言至末則曰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
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
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則亦專就人言以發其
所為言之意矣此朱子解經之法也○自成自道兩自字亦
不同自成兼人物自道則只是人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
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此乃主於意言故專就
人說○道自道對誠自成實不自學者誠思之○誠以心言
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曰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是內外
動靜相敵對而不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事全重在誠
字上道字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章句曰蓋

四書章句 中庸卷之四
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而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凡物也則成已只是誠成物亦只是誠而章句亦曰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道字皆不說及而自該得道在此見誠之為本而道乃其用惟心所後運耳必能實其心而后能行其道也不然心不在矣復何能為本也用也不可平者如下文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則體用平舉矣○道以理言用也此理字又與下文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者不同總一理也實理之理天命之性也道以理言之理事物之理率性之道也此理在天則為命在人物則為性在事物則為道皆理也○誠者物之所

以自成此物字天地也萬物也人也事也皆在物之一字內誠者物之終始亦然惟不誠無物則說向人上去只說得事耳如云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成人臣則以又言又曰誠心於孝方成孝誠心於弟方成弟則又兼事意章句所謂皆實理之所為者是以先儒有章句誠以心言本也四句都是為道自道說殊不可曉豈誠字之下道字之內又有誠乎○朱子曰誠者自成是孤立懸空說只一句而胡氏據之以立說者來此一句亦是朱子未定之見蓋此章大意思正意思全在誠者自成也一句上如何為是懸空說這一句到得道自道方着人自去行且下文章句云蓋人之

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此一句已兼言是正誠之
者之本領處安得為懸空說耶蓋以為著實則此意著處
在誠者自成以為懸空說則此意重處在而道自道然以此
章正意求之及以下文章句玩之則誠意重而道意輕也章
章矣○誠者物之終始一條
誠者物之終始誠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此節全不
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則不能自道也故曰誠以心言本
也道以理言用也蓋心在是道即隨之矣○章句天下之物
皆實理之所為一句統解物之終始意故必得是理然後有

是物解物之所以始也即語錄所謂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
而向於有也又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是
解物之所以終也即語錄所謂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
於無也可見有此物便有此誠誠與物相為終始也不誠便
無物矣不誠無物誠之為貴雖專以入言發其實不誠無物
一句正緊帶着誠者物之終始一句而足之詞然後以是
故引下去故或問亦以此二句作一連舉而方分釋之此與
首章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文勢一般安可離非道也
一句截連下句為義耶且誠者物之終始詞雖兼物意實主

四書章句
中庸卷之四

人但物之終始猶樂說得至不誠無物則非其誰存之蓋
天地鬼神山川草木則自無有不誠者若鳥獸則又責他誠
不得故以不誠無物為專以人言。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
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亦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
所主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
成已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
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於心心所
以管攝乎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
存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誠者物之終始誠便有
終有始或有始無終則即無終處便非誠了便無物了。誠

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是以純乎誠者言也故為有以自
誠而道無不行非如三月不違日月至焉之終始者也何也
物依誠以立誠存則物存若或問所謂不違之終始即其事
之終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者是有間斷之終始也
故以係於不誠無物句內其正解物之終始則曰以理言之
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
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
之終始者然也可見是以純乎誠者言故為有以成已君有
間斷可許其自成乎雖以一事而言亦必貫一事之終始其
以三月不違日月至焉為言者是以上文言聖人之誠而照

中庸卷之四
之則雖顏子之三月不違者亦在不誠之列其曰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者言其誠到此斷之有其言則有其物無其誠則無其物與上文誠者物之終始正相應和也但物之終始無不誠可言故或問於物之終始則兼實心實理言於不誠無物則專用實心言○不誠無物恰恰是靠那物之終一遺說正與上句相喚應但非自然到尾之終乃間斷之終耳故或問章句所解儘相牽帶不誠無物要見前一段誠而有物處故或問云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

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者矣○蓋誠者物之終始是長底終始也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是短底終始也而誠者自成也一句則只是長底終始也其短底終始本是反言者愚故曰誠雖以一事言亦貫乎一事之終始所謂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者固見得誠為物之終始所謂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者亦是誠為物之終始皆長底終始也貫乎一事之終始便是徹頭徹尾三月不違日月至焉還不是徹頭徹尾若逐事言則回之三月不違其餘之日月至焉故各有徹頭徹尾處此又參錯而論也但恐未到成己地位中庸本

文之意下文及此故於或問云耳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

此以上論成已事此一條論成已則自然成物道理成已者
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故語類說成物云因物成
就各得其當即前章句所謂處之無不當也而成已成物不
害為一時事且與時措之宜句意相契合而無間至此則與
聖人天道一矣成物不主化言甚有理觀本文云所以成物
也豈又另一時成物耶而章句云則自然及物所以字與自
然字最可玩味本以成已却自然有以成物本期然而然也
如我能盡誠以孝其親則我既成人子矣且有以致其親於

父若而自有以成吾親焉吾能盡誠以忠吾君則我既有以
成人臣矣且有以置吾君於無過之地而自有以成吾君焉
所謂道亦行於彼者如此故愚以為上章盡人物之性亦不
在盡其性後者以此如此說似為正當精切得本文所以及
章句自然字意亦未敢以為信然也姑記之以俟問○章句
誠雖所以成已之誠字既主我而言則下句道亦行於彼之
道字與行字亦主我而言無疑矣方知所謂我能孝於親人
亦化之而孝於親者其說偏滯○合內外之道也蓋人已雖
有內外然仁以成已智以成物仁智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
外也○性之德即誠也非誠外有性性外有誠也誠者天之

道也誠之者全其天也此又謂之性者見得合下天命付與
 來便有此理而實具於吾心也首章大註所云皆性之德而
 具於心者正取諸此○其曰體之存用之發者猶孟子言仁
 義為並舉體用意取非以智在外也身內而發於外耳若說
 在外則非性之德矣○合內外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
 為與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
 理之本然而言後以理之當然而言○設使仁為吾性之所
 有而智非吾性之所有各有內外之別則亦只能成己耳安
 得便有以成物哉故字當如此解○或說成己成物不要說
 做一時事如明德新民明德非所以成己乎新民非所以成

物乎然必明德而後能新民既明德則自能新民愚意大學
 言明德新民雖有先後之序然却是並頭工夫事務故曰物
 有本末一物而內外相對也此章却主於成己而其效驗隨
 帶得成物耳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一至誠時都有
 了故能盡人物之性不在盡其性之外贊天地之化育不在
 盡人物之性之外參天地又不在贊化育之外只歷舉而推
 言之必有上一節方說得下節來耳若論學者所為之事所
 施之序則有先後自成德者言則不必如此明德新民之與
 此異者亦以此耳○時措之宜也蓋仁智之德具於己時乎
 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也仁智是德成己成物是事

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
 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已便有以成物矣亦不必說成物在
 成已之後此說較純正為不駭入聽而於章句既得於已一
 句亦為穩愜蓋得於已指性之德實兼仁智且成已成物各
 有其事事字又不虛也○仁智是德成已成物是事故時措
 之宜註謂見於事者此也德者所以成已成物之理也皆吾
 心所具之實理也

○故至誠無息

此箇道理最好體驗孔子曰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
 難乎有恒矣朱子釋察其所安云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

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故曰既無虛假自無間
 斷○至誠以實心言實理固在其中矣朱子曰有以實理言
 者誠不可掩之類是也有以實心言者及諸身不誠之類是
 也愚謂以實理言者該不得心以實心言者則該得理心非
 虛空物也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
 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此亦
 朱子之言也○不息則久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
 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
 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故至誠無息不
 息則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微方說出來由中發外也常於中

則驗於外矣既驗於外則其所驗者益悠遠矣是何也存於
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亦無暫理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
厚非悠遠如何有積亦猶非不息如何有久博厚故其發也
高大而光明非其積之博厚高明從何處發達亦猶久則微
意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說聖人之功業
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
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而覆之一博厚以載之如天
地設位然
○悠久則博厚
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

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而廣博矣悠遠故其
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民之肌
膚淪於民之骨髓而深厚可知
○博厚則高明
既博厚了則自有一段高聳軒發光輝宣著處蓋博厚是徵
於外者之積實處既積實了自然峻極于天光被四表所謂
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此非積之博厚何以至此
要得分明不可只挨說過○天地間凡高者必明卑則不明
矣雖日月之明亦惟麗乎天則明若運至地下物亦不被其
照矣此一端可見○高明顯分亦高在先明次之天下之物

惟高則明鑿鑿者然人之明者亦有一段高處在先人之生
貌天庭高聳者亦多聰明先儒亦謂禽獸之首惟橫故不智
其中稍知者頭亦稍向上此說似叢雜然自有理○悠遠三
字雙峯說得最明愚所謂高明者亦與他意相似其言曰大
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云如地勢悠緩則其勢
遠平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大抵聖人之道從
容不迫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仲虺稱湯曰克寬皆是悠
字意故舜則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湯則萬邦從欲以治
○博厚所以載物也三句
如曰厚德載物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如

曰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
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博厚高明之有終使
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其成物為何如
○悠久所以成物也○與上文所以覆載物同例皆據見在高
厚之悠久而言其實上面高明下無悠久字却是那上面微
則悠遠者貴到此也始之微者尚且悠遠況至於博厚高明
有不悠久者耶○且悠久與博厚高明同其始終曰博厚則
高明內便藏有箇悠久了○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
○既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又曰兼內外言何

中庸卷之四
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其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
隨之故曰兼內外○小註云悠是久於外又是久於內此說
未當蓋久字自兼內外也或曰然則悠遠亦兼內外否曰露
出久字見兼內外悠字帶說故曰悠久即悠遠主於外而合
乎內者○已自悠遠說到博厚高明却又於博厚高明之後
着箇悠久字是少嚴謹而周密也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但
曰驗於外是何物驗之但曰施於外是從何處施來內外體
用便不相離故曰忠恕二字如形與影又曰無忠做恕不出
○博厚配地三句
上章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以天地

之道言末方合言之以見一理蓋非天地無以擬乎聖人非
聖人無以配乎天地邵子已言之矣○此言聖人與天地同
體亦就用上說也蓋亦體用一原之理○此言聖人與天地
同用非至此始與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
至此始與天地同體也看言字其實博厚便載物載物便配
地豈略有先後耶○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載用也味此可
見體用義故曰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德之盛
於內自至誠云則久說到極盡處了德之著於外者自微
則悠遠至高明亦說到極盡處了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而
貫于博厚高明之後一氣事也故曰悠久即悠遠但兼內外

無有著於外而其根於中者不隨之故誠則形至於能化有以見其至誠之妙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此節意正如肫肫其仁一段只是申養

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

○如此者只用帶配地一段不必兼管上文蓋配地配天非

所以載物覆物者而何為此說者正未認得上註兩箇言字

意而泥之耳○庶物露生之類地道之章也不待見風霆流

行之類天道之變也不待動至於無為而成則要其終而言

耳○其為物不貳○物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

之物也

○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不專指形體渾魚性情而

言故言下文生物之功如云所以覆物也所以載物也亦豈

但軀殼之覆載而已耶○此數句只是歷舉天地之道言雖

不及誠然非不貳而誠則何以臻此故註云天地之道誠一

不二故能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不可謂博極其博

厚極云云為各極其盛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

久也是地之道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

悠久也是天之道亦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又

曰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有情化

工運行皆有主宰處故曰神曰化安得為不兼內外○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載華嶽而不重云草木生之云云龍鼉蛟龍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天地也○章句云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此至誠云純指聖人言末節章句云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是純指聖人言但本文則天道與聖人並言意則專為聖人章句

主於意言也○問上條云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至於下條又曰由其不貳不息以至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未專為生物之功何歟曰下條還是重在生物之功也蓋看書自有法則看本文但曰斯昭昭之多則便是要起那及其無窮也但曰及其無窮也則便是要起那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便見此條重在生物之功

○今夫天一條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如此造辭正是子思善形容天地之道大處故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為大不先言一撮土之多無以見廣厚之為大不先言一卷石之多無以見

廣大之為大不先言。乃水之多無以見不測者之為大。此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不得不爾。○寶藏興焉財殖焉。還另說方盡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銅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龜鼈之類為盡山水之利且與上文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不一例看自末穩要皆當依此例逐件自為一件此說儘長。蓋闕入上句有二不安。○章句曰昭昭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如此則是昭昭與無窮同時有撮土與廣厚同時有非由昭昭積累而至於無窮由撮土積累而至於廣厚而又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

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則又真若以子思之言為由積累而大者何與曰此亦以子思之辭近似者云耳意則不然也意正是指其一處舉其全體也故曰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又曰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二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知天地何時至誠無息何時方盛大曰此難以口舌取信也有是理則有是事當初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方其天之未開地之未闢也太極混一而其所以為至誠無息者已在其中不然亦安能有此天地之盛大耶朱子曰實有是理則有是天實有是理則有是地意可見矣分明於由其不二不息以致盛大也致字須着還他明白。○致之一字亦須

中庸卷之四
九
分明如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實自至誠無息所致而與之為對待矣

○詩云維天之命○此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者不同或曰同但是著于四方則為功用耳此說亦可此維天之命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故為以至誠之在中者言○文王純於天道言能全體乎天道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天道之至誠無息如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正是

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者言也至於覆載生成處乃其功用也功用則及物本體只是至誠無息惟其至誠無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道聖人一也此章太甚不過如此

○大哉聖人之道大字包舉小而高

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也故以屬之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亦猶云學者之事宰相之職云爾以其屬他故也若以為聖人所盡者言則下文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都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同彼固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

萬物之所以發育者皆道之所在也道體物不遺無物不有故曰發育萬物非謂聖人之博尊載物高明覆物使受成物為發育萬物也語錄謂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意思此說最好蓋生長收藏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也天地之道即屬聖人○即是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短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道之發育萬物矣物無動植○峻極于天謂其高際夫天也凡盈空壤間皆道也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

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也張子曰氣塊狀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雲霧為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程張二夫子之言皆是極道之全體而言也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於此可見矣○凡此道理雖若泛然無與於人事者不知其實皆在學者所融會貫通之中又其踐行處亦往往有與造化相符合如所謂與天地相似者故曰擬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以外面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裏面許多物項事自來說其實所以大者以其得是道心也大山不棄尺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或曰如此則以發育萬物者逐件說來便是小處曰發育萬物觀萬字與峻極于天字總是舉大規模三百三十一本文不就只逐物說然若就物言固亦是舉小處但猶未見其為至小也今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專就人事上說夫人特天地中之一物而其禮之至微乃至於三千三百之多如此則天地許多物其理之細微可勝言哉此所以為至小而無內也道之至小無內其要只在謹獨矣

○待其人而後行○要難關着道之大道之小處故愚以為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故脩德凝道德亦有此兩端工夫存心以極道體之大致知以盡道體之微

蓋必德性弘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此章致知帶有方行非謂學問只是知一端不用行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不見於行何以凝道○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即所謂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此之謂德性也使不先有以尊之則中心無物而失本然之權度將何以窮至事物之理哉故曰非存心無以至此蓋涵養須用敬也○尊德性工夫關只是心存如溫故敦厚皆然

道問學却費力推勘。○問學者格致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
 慎思明辯篤行之功也。使不有以道之則不能周知事物之
 理。將何以全吾所受之性哉。故曰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非
 存心無以致知。故君子必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而存心又
 不可以不致知。故君子又必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此存心
 致知二事。脩德處道之大端。缺一不可。○堯典欽明二字。乃
 是作聖人工夫。欽即堯之尊德性處明。即堯之道問學處。故
 集傳云欽體而明用也。○道由也。謂循其則也。孟子曰君子
 深造之以道。謂循其進為之方也。循即由也。○道問學。學以
 問為先。故曰問學。愚手謂學只是效。效須是問。○存心是規

模要。大致知是工夫要領。密也。如此說便見存心致知一事
 已盡脩德之事。而致知之帶力行亦可意會矣。

○致廣大。廣大與精微相對。

德性本自廣大。以私意蔽之。則非惟無以致其廣大。而廣大
 者轉狹小矣。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乃所以致其廣大也。人
 之心體本有所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闔者。故曰廣大。○盡精
 微。精則微矣。故精義入神。

○極高明。高明與中庸相
對惟中故庸

德性本自高明。以私欲累之。則非惟無以極其高明。而高明
 者轉卑暗矣。故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乃所以極其高明也。人

之德性本有所謂清明在躬，超然塵汗之表者。究竟則止是羞惡之心也。廣大究竟是惻隱，故體仁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欲致廣大，豈能將心胸動展拓開闢，將去使廣大耶？不過不以私意自蔽而已。若於此說工夫太重，又非存心之屬矣。○人心本廓然大公，但私意從中起，即障隔而窄狹了。故屬之廣大，人心本自高明，只為外面物欲所動，則為他累得卑汗昏濁了。故屬之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真箇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觀世之齷齪者，略不少介意，何高明也。致廣大，橫說極高明，直說私意輕，私欲重為廣大之蔽者，是私意。意既生，則蔽其廣大矣。意如雲然，為高明之累者，是私欲。

欲既弱，則累其高明矣。如石之沉於水，亦終究於汗下矣。○盡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精微，高明中有中庸，蓋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於事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要其極則心體固自具乎事理也。

○溫故而知新，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元有的，故曰絜，不必以為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此學字與道問學之學不同。問學是致知，溫故是存心。○或曰：既以故為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故學字面

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道問學也已知者固嘗形諸云為之間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泥之則此既曰故學曰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泳其所已知涵泳一字只是涵養須用敬意也○涵泳其所已知○重在溫字與涵泳字存心意正在此其所已知此知字與致知之知不同致知之知日知其所未知也溫故之知習其所已知者非存心無以致知若說故是前日所知者今又溫之則是非致知無以存心矣豈不替乎○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猶太學云顧謂常自在之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

明矣知明命之非真以目顧則知尊德性之溫故之非真出於舊日所學而知者矣此證佐之法

○敦厚以崇禮

敦加厚也敦厚是敦其所已厚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故朱註謂是敦厚純朴○天資朴實固有已能處若資質不朴實者則如何且何以知此為指朴實者蓋此朴實仁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自然皆有惻怛之意也○朱子一說甚妙且記之曰厚是資質朴厚朴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下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敦篤乎其所已知○朱子曰厚是資質朴厚然則
故者是已知乃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者蓋此時未有問學于
夫且是涵養○敦厚以崇禮先儒尚泥以字而謂敦厚重者
謂崇禮只在敦厚如此則與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一句
獨有碍今斷只是一般其改而為以處亦不必拘大意總是
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猶易大傳云著
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亦以也豈可穿鑿而謂
其有異昔耶○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其規模
一何廣信乎其為存心以極道體之大者之屬也○所已知
良知也所已知良能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

問工夫○涵泳乎其所已知以理言也故義理則日知其所
未知亦以理言敦篤乎其所已知以事言也故節文則日謹
其所未謹亦以事言○或問又有溫故然後可以知新而溫
故又不可以不知新敦厚然後可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以
不崇禮然則泥以字而立異說者殊無意謂○道中庸是處
事崇禮是謹節文分明是行亦謂之致知之屬者蓋道中庸
必擇中庸為先禮之節文至繁密要一一依他行必先窮究
得盡是其所重總在知上故就其所重言之總歸之致知耳
但曰處事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便是
示人以有力行在矣看來者去朱子註自不差况此又是大

節自所在朱子豈容至有差耶○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都是相反而相應說廣大也精微細也致廣大者未必盡精微他知有盡精微極高明者多至於虛遠而欠平實仔細他却又道中庸涵泳乎其所以知者或只守其所已知他又却不以是自安而日知其所未知天資純一朴厚者或不謹於禮節而一循其性地之自然而無檢勘他却又於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蓋道體一大一小得其大者或遺其小力於小者又或不及其大故如此立言以見必兩致其功方為周至○胡氏又以知新應盡精微意謂皆以理言以崇禮應道中庸意謂皆以事言或

曰溫故只可應致廣大敦厚只可應極高明乎曰亦可致廣大而不以私意自蔽知見上意也主理極高明而不以私欲自累行為上意也主事此說甚覺有理○道體之大在德性上德性是吾心體之本然者何以見之蓋廣大者心體本自廣大也高明者本自高明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所謂良知者則故其本然者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慈愛惻怛之意所謂良知也則厚亦其本然者也故曰存心胡氏說得此意出○史氏第三節說要把道問學並知行而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愚以為章句亦是此意觀其曰析理曰處事理義曰知節文曰謹信德明白

可據學者當詳讀史氏此一節之說其未後行自不須用○
史氏曰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曰明此
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使一念全
而萬理見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
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體統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
故與知行之序不同此說甚好○聖賢所示人入德之方莫
詳於此○既曰莫詳於此則不但有致知而力行亦在其中
矣朱子豈不知問學不只是知一邊工夫耶又豈不知欠力
行一邊工夫為未詳耶史氏之說痛快若無力行豈足以盡
脩德之事耶此是大關節所在朱子真不至有差誤也○或

說朱子未是聖人愚謂道不過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
而無內兩端而已贊朱子者曰心胸開豁海濶天高則所以
尊德性而極道體之大者至矣又曰義理玄微繭絲牛毛則
所以道問學而極夫道體之細者至矣如是則至德備而至
道凝矣不謂聖人而何蓋亦由學知力行面至於聖域者也
○是故居上不驕

此言其於道之大小精粗皆理會貫徹不後盛德之效自然
如此然亦只是素位而行意非有巧術也乾九三進德脩業
却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正是此理又何嘗有甚巧術機關在
故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

其身味朱子此語又見得明哲保身之為通管上四句不專
 謂默足以容也朱子此說所救甚大下文又以楊雄所語者
 為是占便宜法故然被他誤又云若到舍生取義時又不如
 此論其所救又甚大○至此則道理爛熟之後從心所欲不
 踰矩之境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者也非
 聖人而何○致知之功非止仁敬孝慈信之類在所當窮若
 吉凶存亡之理亦在所理會矣故能於此可上可下足與足
 容○新安陳氏以明哲保身只是默足以容史氏援語錄以
 破之極為詳明痛快且以此詩為仲山甫作山甫非容默者
 尤為的實○問國有道足以與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

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固多也國
 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真前敢為處尚多也聖賢
 之言亦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

○愚而好自用

看此章與下章須要用德字位字時字來繩他愚自用無德
 也賤自尊無位也居今反古矣乎時也此皆非明哲保身之
 道下文天子即下章之王者則德位時之兼備者也

○非天子○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為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
 ○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
 與焉是為當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故或問以改正朔

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天下之心志為言
 ○不議禮○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親疎貴賤四字說得盡
 禮曰禮也者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
 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分限
 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疎言之父子如何相接叔姪如
 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各如何
 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
 不容毫髮苟且也○一說據章句相接二字指在生時事不
 及喪服之制看來亦是但據本文禮字似當該了聖人議禮
 豈容不及喪服喪祭禮之大者也相接字大槩說耳

○不制度○度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旗如何制
 又天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下文車同
 軌正應此然亦舉其下端耳况車又有許多等但其軌則皆
 同此類周官皆有載謂之品制品有不相混而各有倫之意
 或曰如此則意在異不在同本文意在同故曰同軌同文曰
 非此之類也審其所以致同如親疎貴賤相接之體豈容不
 異就逐項說則天下皆同矣
 ○不考文○按章句語錄云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
 考文而或問則曰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
 又每九歲而一諭不同何也今按周禮大行人歲徧考三歲

徧規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象胥史論
 書名則無不同矣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諭之皆大術之
 之職也○今按章句曰文書名是音聲而許氏却兼象形
 言者何與蓋有其形則有其聲其形差則其聲差如木字加
 一點便喚木加一畫便喚未既正其聲音則畫在其中矣故
 或問又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與此互發以象形言曰奇
 象月偶象以會意言天一大地土也○今按訓文為書之點
 畫形象於文字為切文書名可改曰形而名亦在中矣書同
 文文者書文也豈不是形○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
 ○則其字之聲稱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若者欲

正其字形與讀之音聲或謂議禮制度考文三件論天下之
 事還未盡如不遺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春取榆柳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之類當何所屬又如征伐賞罰之類又不知何
 所屬曰此以屬之制度未見其不可也

○今天下車同軌
 此三句非虛尊當朝也其實是如此或問特為明之當看牙
 見古人雖於君父無溢美○車同軌應制度轍迹之度舉一
 以該其他他物亦各有其度也○車轍迹之度周制與之廣
 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轍迹
 在車而在地以迹為驗也○行同倫應議禮倫次序之體即

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書同文應考文上云文書各謂字之聲音也。聲音隨字形而別也。今日書同文謂天下之字向其稱名也。如車字如此寫天下之人皆名之曰車也。行字如此寫而天下皆名曰行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何也。正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當時雖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然而諸侯不能以相一天下猶為周也。安得不仍文武周公之舊且其由來非一日如甲雖變而乙丙不變終不能以通乎天下亦徒自勞耳。故必能一天下而後可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而使必荒同度。○天下之車作者非一人也而皆同軌天下之字書者非一手也而皆同文天

下之行行者非一人也而皆同倫豈非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無敢自用自專而反古者哉

○雖有其德者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聖人以德言天子以位言故易首出庶物不可兼德位。○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句正與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相應蓋中庸論理之常則聖人必得位故上以議禮等事歸之天子而此則以雖有其位無其德有其德無其位

者來及論之

○吾說夏禮祀不足徵也 一條

按此條言語比論語尤為周密夏謂之吾說者夏禮當時無可學處但孔子旁搜博采或聞一以知十或因一以推百故僅可得而說即所謂夏禮吾能言多者也既曰有宋存焉則殷禮可學矣○夏禮吾雖能說然無文獻可證則人不信耳要人信得須是有證方可行若孔子胸中已自了然何用證耶雖無可證以義而起斟酌百王又豈拘拘於夏禮乎○既曰有宋存焉又曰宋不足徵何與蓋宋雖有存存焉者寡矣故以為不足徵亦可以為有宋存亦可不但其言各有所主

也下文章句又曰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章句分明云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者此字面非應反古而何○見居今世無敢反古雖以孔子亦從周從周二字正與反古相應或疑為通綴者非也非惟上節朱子居今反古句意而此又失愚而自用一句意皆不成文理○語錄分明云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反古道也或者但以下章云下焉者雖善不算註舉孔子為說以為不敢自專亦得殊不知此則上文已有雖有其德一條此節只是生今世不及古道者故以夏商對周而言若謂雖有其位條為通應首節則須添反古一段意以此節為通結則又須添自用自專兩段意不

如虛心以觀本文相應之意自明白不待解說。兩節分應首節三意。○吾說夏禮一條與論語夏禮吾能言是。非一時之言意各有所主。非記者有詳略也。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與論語知其說者。亦非一時之言。其云記有詳略者。特以指其掌一句言。○其云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為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不專於從周矣。故云。○此節夫子之所感者深矣。一以見先王一代制作其良法美意。不得盡傳於今。一以見已不得取先王之遺典而集其大成。以垂大法於後。只是遵時制而已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吾

○說夏禮一條孔子之意正有編采歷代之禮而斟酌其中。以集其大成為萬世常行之道之意。不是直止從周之禮而已。其曰今用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為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說從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云蓋其意甚遠。其抱負其大。但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旨。中庸所引只在從周一意而已。○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孔子之素志固欲斟酌四代之禮樂。以立萬世常行之道。不止於從周也。特以不得位故從周耳。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故春秋行夏時。此則以天子行事也。或問云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按正朔。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如夏建寅。商建丑。周建

子是也。建寅之建謂斗柄月建非入建之也。故曰夏以建寅
為人正者以字亦可見本是改正不改朔朔亦隨之蓋有寅
正則有寅之朔有丑正則有丑之朔正朔之名其來久矣今
皆不告朔

○王天下有三重焉。始受命為天子者故議禮
此王天下者即上章之天子也是始受命為天子者故議禮
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天下之心志而世為天下道
非指守成繼業者言也。守成者雖賢聖率由舊章續其舊服
可也

○其寡過矣乎。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

文所云世為天下道者此也。註云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此也。
人得寡過則皆遵義遵路會極歸極矣。○章句國不異政家
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國家分說諸侯有國大夫以
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

○上焉者雖善無徵有其德與位而無其時也。下焉者雖善不
尊有其德而無其時與位也。○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俱無民
字下方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
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
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
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

在下者則可。○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也不
 信不從則不能使久寡過矣此是正意思下文本諸身則有
 其德矣徵諸庶民則有其時有其位而入信從矣既本諸身
 徵諸庶民則考三王自不謬云云文意自相照應也無以不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

本諸身徵諸庶民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
 字俟字看要把宋對不謬不惑不悖無疑字是故解云本諸身
 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
 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
 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驗自然驗非我始稽驗之也○此

一條連本諸身畫作自然者言

○建諸天地而不悖○以議禮言之如天秩有禮而我庸之天
 序有典而我悖之其分之不相侵即天高地下之不可易也
 其情之相親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理也是故君尊於上
 臣卑於下天地之大義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亦天地
 之大義也此以分之不相侵者言固不悖於天地也天地者
 道也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之上下交而其志同與天地交而
 萬物通者一理也男女睽而其志通與天地睽而其事同者
 一理也此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亦見其不悖於天地也要其
 所不背者固非一端此姑舉動靜而言庶乎得其大端耳

○以制度言之如上衣下裳之制天地之位也方底員蓋之屬天地之象也又如凡上下方員剛柔動靜之類即天地之陰陽也凡金木水火土之用或青黃赤白黑之色此類皆天地之五行也若泛而論之又不必如此之拘拘於符合蓋天地者道也道者自然之理也但制度合於當然之理處便是與天地之自然者無所拂矣○以考文言之六書之法或象形或諧聲或會意或處事或轉註或假借其義無不畢歸於陰陽五行與萬物而已先儒謂字生於聲聲生於氣二氣四聲之離合而天下之字窮矣夫天下之字不出乎二氣四聲之離合二氣四聲也者非天地之所為乎且有是物則有是

聲有是聲則有是字以天下之字名天下之物有是物聖人不容無其字無是物聖人不虛設其字天下之字人但知其為聖人所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為也○二氣輕清重濁也四聲平上去入也清濁之內自該五音亦猶陰陽之該五行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宮為喉音屬土商為齒音屬金角為牙音屬木徵為舌音屬火羽為唇音屬水一皆天地之五行所敷宣也是何悖於天地乎五音不出乎二氣之清濁輕重故宮最重而角次之商最輕而徵次之羽則清濁之間○不曰天地道也而曰天地者道也猶云天者理而已矣若三王若百世聖人皆是人道三重亦皆人道也故不用解惟

天地鬼神於三重若無相關如何謂建之不停質之無疑故
解之曰天地者道也曰道便見其所以有合處曰鬼神者造
化之迹也便見其有合於造化處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明
指實實不可測之鬼物也自議禮言如升降揖遜之儀自制
度言如動靜曲折之機自考文言如點畫鈎勒之變清濁高
下之音皆鬼神變化屈伸之體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
以議禮言之如郊則天神格以此理之不疑於天神也禋于
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而群神之感格亦以此理之不疑
於群神也○又大槩說以議禮言凡其所制親疎貴賤相接

之體其勢相為屈伸其情相為往來各當於理而不失其倫
一鬼神屈伸往來之義也○以制度言之如在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而日月五星之運皆不違其度數之所窺如制者以
筮制龜以下而可以探賾索隱可以鈎深致遠可以傳鬼神
之意而斷天下之疑是亦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以考文
言之如日之為音月之為偶山有山形川有川勢如此之類
一造化之迹之呈露也此以字形言也曰噓則聲隨以出曰
吸則聲隨以入曰來則其勢自彼而之此曰去則其勢自此
而之彼如此之類一氣機之出入變化也此又以字音言也
又如日出曰入曰闢曰闔之類○又大槩說凡車旗服色之

制此屬制度。陰陽變化之迹也。其方員動靜之象。陰陽造化之妙也。又大槩說其字形之曲折。鬼神變化之字音之清濁高卑。鬼神之闔闢屈伸也。既曰鬼神造化之迹也。又曰鬼神至幽而難知一也。迹指其屈伸往來言。非謂有迹可見聞也。一說三重合乎理則合乎天地。天地惟理而已矣。合乎理則亦合乎鬼神。鬼神亦惟此理而已矣。合乎理則亦合乎三王。三王亦惟理而已矣。合乎理則合乎百世之聖人。百世聖人亦惟此理而已矣。雖曰以已然之迹言。三王已定之迹。獨有非理者乎。況其間必有所損益處。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亦惟理而已矣。若一上都求其所以合處。則百世聖人未嘗有異。將一上比類而合之乎。且三王

不謬。又豈能以一上皆合而全無所損益乎。若有所損益。則將以損益者為謬乎。亦惟當理而已矣。其曰考三王建天地。又曰質鬼神俟後聖者。只是言無往不合。無適而不見其善耳。故下云。知天知人。知其理也。建天地質鬼神。若只槩說大理。則當云。天地也。當晝而晝。當夜而夜。當寒而寒。當暑而暑。當風而風。當雨而雨。山當峙而峙。水當流而流。草木當榮而榮。當悴而悴。之類。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鬼神也。當屈而屈。當伸而伸。當變而化。當合而合。當散而散。當培而培。當覆而覆。當吉而吉。當凶而凶。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若聖人之議禮制度。考文禮當如此者。則如此禮當如彼者。

則如彼度當如此者則如此度當如彼者則如彼文當如此者則如此文當如彼者則如彼禮之親疎貴賤度之高下大小文之多寡清濁一惟其當然而已故乾之確然示人易坤之隤然示人簡道之明者也建之不停鬼神之潛往而潛來無聲而無臭至幽者也質之而不疑前之三王後之百聖莫不皆然如此說甚閑雅而正大亦其縝密然究其所當然之實處則前諸說似不可沒也蓋窮理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方為得之○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者首世之聖則至遠者而語錄云第十句第二句是以人已相對第三句第六句是

以已往方來相對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相對此說似不如一節深一節之意為得其原依此則其序當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建諸天地而不停質諸鬼神而無疑始得然亦有說也蓋下條只言鬼神後聖蓋是以鬼神該天地以後聖該三王蓋鬼神之幽既無疑則明而天地又何停乎後聖之遠既不惑則近而三王又何謬乎此則分明是以幽該顯未然該已然亦有對意也○人得天地之氣則具有天地之理吾之理即天地之理也天地一鬼神也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萬古一理千聖一心所謂百世之上者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如此說來庶幾真切

○知天也知人也

曰天曰人理無不盡矣曰知天曰知人此知非泛泛之知乃至誠盡性章所謂察之至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以所知無不盡故其制作無往而不盡其善也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盡善矣○知天知人知其理也其理則天人一也說見上可以意會天之理盡於鬼神人之理盡於聖人質諸鬼神而無疑是合於天其合於天者知天之理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合於人其合於人者知人之理也此又推

○本意見其所以合於天人者非偶然也由知天人而制作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

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法之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則之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寡過矣

○言而世為天下則

此言字所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者也是號令訓誥之類故曰大哉王言又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又曰王言如絲言如綸皆三重之形於言語者也故世為天下則則準則也豈直頰舌間之一談吐而已哉○以永終譽謂永終其譽也

蚤有譽謂遽便有譽也而新安陳氏乃曰未終譽要其終蚤
有譽原其始此說似小可蚤即先之意謂必先有此六者然
後有此令譽未有無此六者而先有令譽也饒氏曰遽也一
理也○或問王天下有三重焉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天道之事而乃亦為人道者何也曰
此承上尊德性章居上不驕而言安得不為人道蓋此章不
謬不悖云總是上章居上不驕一句內註脚也原脉則在
尊德性道問學工夫上來安得不為人道原與愚而好自用
章言為下不倍者類也

○仲尼祖述堯舜章

中庸一書出於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實所以衛夫子之正
傳也蓋道學非孔氏一家之學自堯舜以至於文武聖聖所
以相傳之公物也○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子思於中庸首章則述所傳之
意以立言述傳之意出於孔子者也第二章便引孔子論中
庸之言第二章以下一書之中引孔子之言大半焉而已所
立言蓋無幾雖其所立言亦皆為述所傳於夫子者也至於
此章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者詳且盡矣則於此復以
仲尼一身之事效於其下二章則承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而言皆所以盡此章之旨也蓋以見群聖之道畢集於夫

中庸卷之四

子一人之身夫子一身正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
 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只觀於此章所謂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燭云。則
 當時子思之所以推崇夫子者至矣不可復有加矣。則所謂
 集群聖之大成者亦不待至後世而後其論始定也。夫中庸
 庸而終之以夫子云者。舉中庸之道盡歸於夫子也。此實
 子思之意也。雖子思之意實天下萬世之公論。故在孔門當
 時宰我則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在子貢有若則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後乎文中子則曰。夫子與太極合
 德也。周子則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不及堯舜諸聖人也。蓋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
 人。盡於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自夫子以前。一世得一聖
 人。而僅足自天子而後。千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也。○堯舜所
 以相傳之要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先儒謂此十六字為萬世道學之祖。則知夫子之所以祖述
 堯舜者矣。○遠宗其道如惟精惟一者。堯舜之道也。夫子所
 謂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允執厥中者。堯舜之道也。夫子
 所謂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大槩言之。則如此。○憲章文
 武。憲章者。近守其法。蓋上古列聖創制立法。至周文武而大
 備。故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夫子之憲章者，一言以蔽之，則所謂吾從周是已。若考其實，則詩書所刪述備載文武之事，答哀公之問，備述文武之政。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則拳拳於文王之文之是，為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之類，則縷縷於武王之烈之是，述斯亦可以見其憲章之大略。然即此求之，其中固有內而本者，亦有外而未者，蓋不能以一指實而分類之形。○上律天時，大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是也。下襲水土，大凡隨寓而安，宜於土俗者皆是也。合內外本末皆然。○或問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

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堯舜之道，文武之法，要亦不外乎上律下襲而已。故或問云：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受放伐之各以其時者，皆上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辨物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之各遂其性者，皆下襲水土之事也。此即堯舜文武之事也。或以內而本為聖人之大德，敦化外而未為聖人之小德，川流接或問云：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又或問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云則無是物各付物之事，而所謂

四言家語
中庸卷之四
純亦不已者乃是就聖人之心言所謂德極其實至誠無息者也似不可以分內外本末或曰內以心言夫子一以貫之亦不過是下心貫萬事而已其言所謂內外不遺孟子註所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是皆以內為心則內似可為大德矣又下文曰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則本字似亦為大德所在彼或問所云蓋朱子明謂始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曰事曰迹豈至誠無息大德敦化謂耶內本外末自不相繫內心外行與事也若心之所存行事之所施則又自有本末如仁敬孝慈之類在心之本也細行必於之類在心之末也如君子道者三之類行事之本也邊豆之事之類行事之末

也夫子之相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前章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故朱子如此立言取不然亦何用此二句若以配大德小德則朱子豈肯既言內外又言本末如云兼費隱包小大又如云動靜不遺內外交養皆用字不重複也若孟子持志養氣一節兼言內外本末則應上文急於本而緩其末失於外而遂遺其內而言其以心為本氣為末言為外心為內亦不重複也又內外曰兼本末曰該亦各有當此說但恐人未信耳或又曰既以心言非大德而何曰此雖以心言猶只就逐事上說他管攝處如仁敬孝慈信之類逐件內固存生工夫皆以散殊者言非指

萬理之一原天下之大本所在也。○章句云皆兼內外該本
未而言者謂非可以一端盡也。故或問曰是不可以一事言
也。○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
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
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未子立此兼內外該本
未云者正為下文辟如云而設。而設而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
之大德小德而設也。○人道發源實自堯舜。義農事帝大槩
荒朴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此道字該盡天下道理。○近守
其法。○文武者法制之備法亦道也。道較渾淪法則詳密矣。

如前云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又
如云立法垂訓於天下。法豈道外物哉。三代之法至周始備。
故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雖堯舜文武所以行之於
身而措之天下者亦何者而非上律下襲之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謂其萬理兼該應用不窮也。○無不覆載無遺也。錯
行代明無已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言夫
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萬理兼該衆善悉備。所謂洋洋
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
兼收並畜而無遺矣。○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者。

謂其自少而壯自壯而老所以蘊之於心而措之云為之間者泛應曲當萬變不窮有如日月之運行乎萬古而無有已息間斷時也要之無不持載覆轉與如日月如四時止是至誠而已矣○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妨害並生天地之間也或者乃謂虎狼殘獸鷹犬搏兔獺之驅魚鷗之驅雀為有相害者不然也有生之理稟於天固不以此而遏彼有生之後則隨其五行之生克以為消長之機者亦理勢之自然而然亦不害於並育也如為不並育則至今獸兔魚雀之類當為所害盡而無孑遺矣要之只是論其各具一理而已易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者也○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

不害不悖是拆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或問云自天地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而不曰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可見大德小德還從裏面說究其實則只是元亨利貞之分合言也如萬物資始於元而動植飛潛之為始者有萬不一則自分箇大德小德矣高下散殊是舉成語亦自內邊言故章句云所以不害不悖所以並育並行云猶云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自物而言則並育並行處在此而不害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之別自天地而言則並育並行者

中庸卷之四
本德之統乎小德也不嘗不悖者小德之分行乎大德也但
小德者全體之分分則自內而之外也大德者萬殊之本本
則外之所本也故朱子小註曰小德是流出那敦化的出來
○內固心也天德敦化亦心也但天德敦化是純亦不已之
心是體統之心也所謂內者之心是逐件之心也聖人之小
德之川流如有容有執之類何者而非心所主宰耶○潛室
曰細的道理為本為內麤的道理為末為外○雲峰曰如不
時不食是未聖之時是本如居魯逢掖是未安土敦仁是本
○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這便
如忠恕又曰如中和中便是大德和便是小德只是一箇道

理○曰脈絡分明曰根本盛大究竟其所以為脈絡為根本
者豈在萬物與日月四時乎必有在也蓋元亨利貞有統體
者亦有散殊者如三綱領八條目相似○鄭云所以不害不
悖者小德之川流如飛潛動植各一其理春夏秋各一其
氣日月陰陽各一其行度乃一本之散於萬殊者所謂脈絡
分明而往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如飛潛動
植雖不同而本乎一元之氣以化生日月四時雖不同而本
同太極之理以幹運乃萬化之原於一本者所謂根本盛大
而出無窮也○蓋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
內主張之者○以聖人之不害不悖而為小德之川流者言

之如在之於父子固無害乎義之於君臣者禮之於賓主固
無害乎智之於賢不肖者以聖人之並育並行而為大德之敦
化者言之天理渾然而燦然者畢具於其中至誠無息而能
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已在於其內立天下之大本而天下之
理莫不兼收而並畜知天地之化育而天地之道有以兼總
乎條貫者也○曰子論聖人之大德敦化處只言立大本知
化育而不兼言經綸大經何也曰三十三章言大德而兼五
品大經言者亦如為下不倍章帶雖有其位而言也宜細察
之此亦是一疑更當質諸明者○內外本末字不重複蓋辟
如天地日月四時處實無所不該不必就以內與本為聖人

之大德外與本為聖人之小德蓋此以上且說聖人之如天
地日月四時處未及推本其所以然也至下文則云所以不
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大德
敦化則謂其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在聖人則為胸中之純乎
誠而言也小德川流謂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如天
之物各付物物物各具一太極處故飛者自得其所以為飛
之理潛者自得其所以為潛之理日明乎晝者不可少侵乎
夜月之為夜者不可少混於日時春而春時夏而夏時秋而
秋時冬而冬四時各布其令各供其職真所謂脉絡分明而
往不息者在聖人則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

各付物時乎有臨而聰明睿智時乎有容而寬裕溫柔時乎
有執而發強剛毅時乎有敬而齊莊中正時乎有別而文理
密察如此之類者以其胸中之一理者析而為萬理渾然者
分而為燦然正所謂黃中而通理也故曰小德者全體之分
所謂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者也既分者分此一理
以各為其理也○故朱子於或問答內外本末之間只曰是
不可以一事言也謂其無所不該也其上文論聖人亦只曰
純亦不已聖人之大德敦化其物各付物者聖人之小德川
流絕無一字干及內外本末字亦可見矣○黃氏以萬殊之
本為天命之性可矣以全體之分者為率性之道則非也要

之聖人之大德小德皆在天命之性其率性之道乃在如天
地之無不持載覆轉如日月四時之錯行代明皆兼內外該
本末言○若以內與本為大德外與末為小德然則循皆之
一字而求之當有四箇大德敦化而可乎○大抵自聖人而
言則只是一箇心體所以祖述堯舜者此心體也所以憲章
文武者此心體也豈不同一箇大德耶不必以此內與本字
當之也○通書曰混兮闢兮其無窮乎曰混兮者大德之敦
化也曰闢兮者小德之川流也故註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
散而殊故曰闢○並育並行就把作大德敦化則不可蓋所
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也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

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並育並行雖非大德之敦化而大德之敦化亦不可外並育並行而他求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蓋就並育並行中細分之曰往則月來日自日月自月春往而夏來夏往而秋來秋往而冬來冬往而春來以至萬物之生飛自飛潛自潛動自動植自植天自大小自小而其中又彼自彼此自以其所以不害不悖者盡此理之散殊分布為之也故曰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也所謂此理之散殊即小德之川流者也○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

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聖人大德小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故並育並行處便見是大德之敦化不害不悖處便見是小德之川流章句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字亦甚重推本之論也或曰但主天地言則大德小德便是萬物之所以並育而不相害道之所以並行而不相悖處了再無箇所以處如說乾之元亨利貞又謂剛健中正是其體皆非也曰不然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正如萬物資始各正保合之類大德小德正如於物上

見得乾之元亨利貞處最要分明。○又曰：聖人盛德之至，泛應曲當，如仁之於父子，無害於君臣之義之類。視之明，無害於聽之聰之類。即天地之不害不悖也。仁以愛人，知以知人，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之類。即天地並育並行也。仁義禮智以時出之，即天地之小德，川流也。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即天地之大德，敦化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着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迹上觀大德小德，則說裏面所以主張之者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所以入大德，小德，川流不息。

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智則純以心言，智只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與智畧分別也。○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視禮智，其所知尤為敏而詳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衆人所得而同者也。故朱子又曰：只是一箇智。○睿智二字，饒氏曰：睿則能思，智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又曰：竟能知來，魄能藏往。○聰雖屬耳，所以聰者心也。明雖屬目，所以明者心也。睿智則一以心言，以下五德俱以心言。○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

又有不息之意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殺又深於剛也齊謂
 心之齊也莊亦謂心之端嚴此皆以心言有敬方自外言或
 謂齊是心莊是貌為分內外言非也中正則又益細微矣理
 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也朱子曰如一物初破兩片
 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察○寬裕溫柔
 溫柔更深發強剛毅則剛毅深奮發者未必強雖強矣本體或
 未必剛剛特一時毅則堅忍而剛有終也寬而後能溫裕柔
 則益純矣仁之至也○朱子曰此與層智之智總亦一般今
 須看得語勢有分別始得蓋彼雖亦曰知以資質言而歸有
 臨此則就知之一字意而細推備言之歸於有別就可以應

○事上說此則其不同處故上雖謂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下
 文當云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不致重複○聰明睿智一條此
 則歷舉聖人之德在此未說到行處故一則曰是以三則曰
 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周遍之義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備是為
 遍也博廣濶之義蓋自几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
 理無不該是為廣濶也凡此皆以其充積於中者言也充積
 極其盛言所充積者極盛矣貼如天如淵只是形容上文之
 溥博淵泉淵靜深也泉源本也故註曰有本當分貼淵泉二

字皆假借字非譬喻也下章淵淵其淵只註云淵淵靜深貌
 可見有本是解泉字溥溥淵淵四字却有大有德敦化意誠以
 大德小德亦不容判然不相干也○如天如淵者此章小德
 以其發見於外者言也故浮其辭曰如其天其淵者以其存
 諸中者言也故實其辭曰其○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
 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曰敬信悅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
 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莫不尊親謂亦知所
 以敬信悅也○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但仰其德處
 便是他德之所感非必是聖人施德至此故曰云云
 ○惟天下至誠章

惟天下至誠此只是提起聖人之名號○經綸天下之大經
 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大經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
 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也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只是謂聖
 人一身所處之五倫皆是天下之大經聖人處之能各盡其
 道而無毫髮之過不及則為能經綸之矣聖人自盡其道如
 此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為天下後世法也註謂各盡其當然
 之實者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以其
 理言用也同一實理也○經綸二字原有來歷蓋初間人與
 人群居天地之中渙然無統於禽獸無以異也自聖人者出
 於是各自盡其道以立人極為子而孝為父而慈而其父子

之相與也親以做箇天下父子底樣子是父子一倫本自渙散
 今為聖人經綸成箇統紀矣夫婦長幼朋友皆然故曰人綱
 人紀○如為子而孝為父而慈皆有理其緒而分之之意所
 謂經也其父子之相與也親則又有比其類而合之之意則
 所謂綸也餘做此○經綸天下之大經畢竟是大德中之小
 德如小德川流章之有溥博淵泉也不必強以經綸為肫肫
 其仁亦為大德也恐以太槩而言如為下不倍章有曰雖有
 其位者云○天下之大經即天下之達道也故曰畢竟是太
 德中之小德其以經綸為大德敦化至於立大本又為大德
 敦化却成兩箇大德如何或曰上句是以心之用言下句是

以心之體言然主於用則其分殊而涉於小德矣○經綸天
 下之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立本渾淪說為是
 鄭氏謂立人之本則仁民愛物之類從此出立義之本則敬
 長尊賢之類從此出如此則不見萬殊一本之意說未發之
 中未可分條理分條理言則為小德之事人從心上起經綸
 者正是心體所在到起處方為經綸○或問經綸天下之大
 經是以存主處言故為大德敦化而章句乃云此皆至誠無
 妄自然之功用既以存主言如何為功用曰是功用也經綸
 天下之大經是吾身於人道各盡其當然之實而使天下後
 世皆於我乎取則人事盡於我矣其為功用何如至於立天

下之大本雖不出乎吾之一心然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
 此出大而三綱五常之所以各盡其道者出乎此小而百行
 萬善之所以各當乎理者亦出乎此其功用又何如蓋大本
 之立非但立在此而已謂萬化之本所自立也○經綸大經
 心之大用也立大本心之全體也

○知天地之化育

化育是其本原處即所謂天命也該四時五行庶彙萬品而
 言要見得廣大之意故曰浩浩其天○今言二人相知之至
 者必曰肺肝相照以此箇人有此心彼箇人亦有此心兩心
 相契而無間故曰相知是為真知非但聞見之知也今聖人

之於天地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道
 相契兩情無間豈非至誠知天地之化育非但聞見之知而
 已哉○知化育以心言知其理也贊化育以事言助其功也
 ○又此三段彷彿如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先以經綸天
 下之大經則無以該人道之全而非道不遠人不遠人以為
 道矣○知天地之化育所謂至命也知字似不必深泥然人
 於此但說得知字分曉而欠廣大之意蓋天地之化育至廣
 大也能知之則已之道亦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浩浩廣
 大貌○夫焉有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但九學
 力所就者都必有所倚着或憑師友之講明或藉詩書之啟

發或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非取有所焉藉
 非天然自能也。○經綸天下之大經是以發於用者言如何
 亦槩為大德敦化曰此章須味章句數箇極誠無妄字蓋極
 誠無妄云者即上章所謂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純亦
 不已以統體言物各付物以散殊言此章句一則曰惟聖人
 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云云極誠無妄者統體所在也純
 亦不已也又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
 是其以統體言尤為明白矣而又曰其於天地之化育亦極
 誠無妄有默契焉極誠無妄非統體之純亦不已者乎以此
 求之則句句皆是大德敦化之事但曰至誠便是以心言雖

曰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大經即以至誠經綸之所
 重不在至誠乎故章句每每提起至誠字其為言大德敦化
 也何疑此說亦自主張有理自然正當者。○經綸天下之大
 經三句缺一不可添一亦不可蓋經綸致和之事以道言也
 立本致中之事以性言也化育則與四時五行庶類萬品之
 所自出者同其功用也蓋至誠無妄以心之實理言功用以
 心之實理之所就者而言總是謂其知則生知行則安行皆
 非有待於外有倚於物也聰明聖智所以不敢以聖字當仁
 義禮智者為上是聰明下又是智不容於中間着箇安行之
 德也此聖字即當春字書曰睿作聖。○苟不固聰明聖智達

天德者，須省一者字，只是說至聖之人，其曰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只是其尊號耳。若於達天德處說得忒詳明，便正是說他已知至誠之道。易大傳云：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其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處，亦不必說太重，只是舉聖人言耳。○達天德，謂能通乎天德也。指其仁義禮智之妙乎元亨利貞者，言無復疑矣。蓋兼此言方得至聖之德完全而生知安行貫徹為一。所謂生知安行者，智也。亦知上重矣。上章言至聖之德，至於天下之人皆知敬信而悅之，是至聖之德人猶可知其槩也。此言苟不固聰明聖智云，是至誠之道，非聖人不知其蘊也。達天德者，此達字

是下學上達之達，言其通達無間也。

○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既如此，則子思亦未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何以能知之？不知又安能言之？豈子思遽以此自處乎？曰：先儒云：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子思此言，造道之言也。或問：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正此謂也。子思孟子亦皆反之之聖矣。○達天德與知天地之化育，本無大異。但此是舉至聖之名德而言，惟聖人能知。聖人分明作兩聖人說，不可謂至聖之德自知。其至誠之道，其實至聖之德固自有至誠之道。然子思本意實非做一人自知。小註云：如孔子之知。

堯舜孟子云聞知見知皆真知也皆非自知也○一說達天
德只指聰明聖智言曰至誠之德豈止聰明聖智而已更有
仁義禮智之德在此正上章之至聖者也故曰至誠之道非
至聖不能知如何只說聰明睿智曰此節重在智上故只言
聰明聖智而聰明聖智中自有仁義禮智之德而仁義禮智
之德即聰明聖智之所為也故上章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
四句方細分仁義禮智○黃氏洵饒上章註曰聰明睿智此
是小支足以有臨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柔以下是節解
看來亦似有理故章句嘗曰生知安行者智也豈非聰明睿
智足以該仁義禮智如此則達天德只是聰明聖智妙契天

德也此說似長○語類曰此兩章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
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其自表而觀之
則易也惟其其天其淵故非聖智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
其自裏而觀之則難矣○上章言聰明睿智仁義禮智固是
小德之川流然溥博淵泉亦太德之敦化也此章所言經綸
立本知化固皆太德之敦化然經綸五品之中萬目該焉則
亦未嘗無小德之川流要之本散於萬殊萬殊原於一本
固自截然不得此亦其太槩分對觀之則如此耳○至聖槩
就德之施於外者言至誠槩就德之存於中者言故朱子以

為表裏之分也。○一說章句云：上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是若以為兩人言及下文云：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則是以一人言。故朱子小註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自知也。誠以仲尼祖述之小德，本主一人言耳。蓋其發用於外者皆其存主於內者之所為。其存主於內者亦惟其至聖乃能自知也。故曰：則亦非二物也。未知然否。但按上說則所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與本文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詞意迥不同也。雖有朱子小註還當斷從前說。做兩箇人。

○詩曰衣錦尚絀章

此章再敘入德成德之要。○朱子語類云：衣錦尚絀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雖是闡然而日章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故或問云：其曰不顯亦充尚絀之心。以至其極耳。由是言之。則入聖之功安得不自立心為已始。○或曰：既惡文之外見一發不着錦可也。曰：詩傳下箇文之太著。太字有斟酌。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疎。無物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至此方說就下學君子之事然其意則與衣錦尚絀者的相
 當也故曰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網之襲
 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此正愚所謂與衣
 錦尚絀相當也或者不察謂此一條通是就衣錦尚絀一事
 說謂衣服飲食皆道之所在此說亦能惑人然看日章日
 字便說不去有錦着在裏面只可說章如何說日章日章者
 日向章明也無錦着在裏面只是裏面無文耳如何又說日
 亡○衣錦故有日章之實實是實迹實事之實非謂裏面本
 實也但朴實頭做人便自有不厭而文且理在不必說成德
 ○所謂為已者未有許多工夫在只是有此心耳故意句一

則曰立心為已一則曰有為已之心下文則曰為已之功也

○淡簡溫都是為已之目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但立心為已者外面自然是淡不覺有許多滋味也自然是
 簡不見有許多皎潔光來處也自然是溫不見有許多齋整
 詳贍也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
 在中也非以不厭而文且理當錦之美在中者也不厭與淡
 反對文與簡反對理與溫反對不必說君子之道何處是淡
 而不厭何處是簡而文又何處是溫而理此總是形容君子
 闇然日章之意耳非是實事○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

文温之中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
 温而內理則不可淡簡温者有若無實若虛也不厭而文且
 理者其實則有其實也○君子之道不尚高遠玄妙淡也然
 是實心所存自有耐久之味則不厭焉君子之道平易徑直
 簡也然是實心所存應酬自有其度固文也君子之道渾然
 不露圭角外若無區別也然是實心所存妍強自不相混則
 固理也此皆據君子一段為已之心而詳言其理之必有者
 如此但實心所存使自不厭而文且理此理甚妙蓋實理元
 自帶來有莫之為而為之妙○就衣服一端而言亦是君子
 之心但下句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則已說開去所該者廣

曰日章者言其德日以光顯也此豈特指尚綱一句耶曰為
 已之心者此方寸地也曰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者亦此方
 寸地也要之下文謹獨存養皆只是為已之功為已之心便
 是徹上徹下之道有為已之心者生來美質也知所謹之由
 得用功之要也○或曰不厭而文且理是後日所能之事為
 已之心固只在淡簡温三字上但今日淡簡温即今日便自
 有不厭而文且理之實驗非可誣也就是一村夫一牧子但
 是自實醇謹便自有一段不厭之味文理之效不可謂今日
 淡簡温後日方不厭而文且理也○後來為已之功即所以
 克乎此心也故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

至其極也。○知遠之近，蓋人知有遠而不知有遠之近，知有風而不知有風之自，知有微而不知有微之顯，故曰云。見於彼者，由於此，此指吾身言，而內含箇心在風之自，自則純以心言也。風則自此而之彼者也。知風之自動，所由也。微之顯，則自其心之形於身，感於物者言也。○自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至其極，或問曰：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故詳此一章之言，大槩皆是此意。如曰：淡曰簡，曰溫，曰近，曰自，曰微，曰內省，曰入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實，不怒，曰不顯，曰不大聲色，曰德輶如毛，云者，大槩都是朴實隱約，足於已而無待於外之意。此孔子家法，千聖心法也。○下文

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實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此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篤恭而天下平，則合謹獨存養之功，而致其極者也。○知遠之近，三句所知，不是尋常細故，其知得已到頭了。下文潛雖伏矣，而下以至篤恭而天下平者，只是充此所知而已。○近者遠之近也，自者風之自也，顯者微之顯也。人知有遠耳，而不知有遠之近，知有風耳，而不知有風之自，知有微耳，而不知有微之顯，遠之近，遠實近之為也。風之自，風實有所自也。微之顯，莫顯乎微也。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總在心上見於彼者，由於此，彼指人，此指我，此

字兼身心不可全指心蓋對彼字言是人已相對身之中便
有心也至下句風之自則以形於身而加於人者為風而其
所以形於身者則心也故語錄曰知遠之近知在彼之是非
由在我之得失此與章句正同又曰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
得失由其心之邪正也此句即有可疑何也得失以身言邪
正以心言則章句此字內無心字恐非本文大意而先傷遠
以為自身而謹之恐未免於誤也○風在遠前一步遠近晝
夜之象也風自者進退之象也然風自總在一身之內風在
身之外自而後近近而後風風而後遠仔細勘別是如此近
只是身風與自又總在一身上自在身之內風在身之外

○可以入德矣

文辭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已其本也故大全有為已
之心下註云本起語意說來看下文知所謹而可入德句則
知是帶三知說而謹字與下文謹獨字同然戒謹恐懼存養
之功亦是謹也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之謹只是知
所謹之謹之一半心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戒懼靜時工夫
故曰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下半○可以入德矣據
本文及章句此句皆只帶知遠之近三句不通帶淡而不厭
云蓋入德全以知所謹言自知識上論也為已之心且說
伊資質如此○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也。君子能於此致其謹，故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不可以內省不疚，故謹獨工夫，此以已能如此者言，故下贊云：君予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三山陳氏之說非也。本文不曰內省不疚，故無惡於志。○內省不疚者，以能察乎善惡之幾，而遏人欲於將萌，故有善無惡，而內省不疚矣。○上言入德之門，此則言入德之事。由此直入，到不顯惟德地位，方是住處也。○朱子曰：古之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室漏，西南隅為奧，人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漏入也。○先見東南，次就見西北。

而後及西南者，蓋東南與西北以斜相對，故身東南而面向西北，西北先見也。既見西北，則旋身西南，蓋西南與西北以直相對，故必見西北，然後見西南也。語錄所謂到者，見到也。○室西南隅，所以謂之奧者，以其一室中至深密之地，後見之所也。室西北隅為屋漏者，以其對東南之戶，光所漏入也。○祭五祀於奧，以其幽陰也。求神於陰也。○古人室有南北二牖，此云光所漏入者，戶之光非牖之光，若牖之光，則西南隅亦可言屋漏矣。○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時未有事，所謂敬所謂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則其為己之

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為已之功既密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故云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并言其效者言德而因及其效也此處德雖成矣然未至於至德淵微之地無聲無臭之域下文愈說深去其不賞不怒雖都不言德然彼既以德致效則其德之進亦不容至於此而自畫也亦有德在其不賞而勸非以德而致其自勸乎○為已之功益加密能於獨而謹之工夫已密矣又於未動之前加敬工夫益加密矣○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是由內而外由靜而動也此章先謹獨後戒懼是由外而內由動而靜也由靜而動則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由動而靜則曰為已之功

益以加密也二者將孰主今欲下此二者工夫當從首章之序乎當從此章之序乎曰動靜二者實相循環動之前元有靜靜之前亦有動論工夫次第則靜體而動用故先靜論工夫淺深則靜存之功更密於動察為其無事而用敬也二者齊手交做豈容一先一後若致知力行然然知行二者亦是見一步地便進一步脚但終有先後一定行後於知不可以循環言或又是知別項事或又於此而益求所未至非止一件知行也○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必存心而後可以致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在發皆在中節之前論工夫疎密則先謹獨而後存卷邵子曰思

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於謹獨也此以入德之序言一節深一節也○特靡有爭時字不作是字詩經無言靡爭俱是肅敬齊一之意按中庸做兩意說故云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是主祭者奏假無言而眾預祭者皆化之無有誼諱失禮者也詩經無言靡爭通眾人言○此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猶易觀卦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意蓋有言說則奪吾心之敬而不純一矣其云人自化之指預祭之人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脫此意說出來○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不顯至其刑之詩以周先王言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說開來此君子就是上面為己謹獨存養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即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但此章意重在顯上然恭敬之心但到至極處便自然是幽深玄遠而不顯矣故詩人以穆穆文王為言蓋盛德之形容也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則至不顯矣篤恭即是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詩云德輶如毛此詩尹吉甫所作以送仲山甫大雅丞民之詩輶輕也本文云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言德雖若易舉而民鮮克舉亦猶中庸易而難之意此輶字與詩意異彼之輕是不重易舉此之輕是細微之意

矣。○此一章再敘入德成德之事，所謂一部小中庸者，蓋中
 庸一書不是言入德之事，則是言成德之事，而此一章自始
 學推到至德入德成德之事，俱備悉而無遺，所謂三達德也。
 五達道也。九經也。三重也。天道也。人道也。其理一一不能外
 也。亦是自人道推到天道也。○中庸首一章則該括一篇之
 指而無遺，末一章則收拾一篇之旨而無遺。○大學始終一
 敬中庸始終一誠然篤恭亦敬也。止至善亦誠也。○吾儒與
 佛老所以如水火者，只為心上工夫不同。吾儒常養箇心，令
 活活有用也。雖靜而不死，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佛
 氏反是。

中庸卷之四終

